通志堂經解

仁
J.411
409

12
卷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固國所依阻者也○鄭鍔曰記言城郭溝池以爲固易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固一耳既設掌固又有司險蓋在野謂之險在國謂之固野之險則山川自然之形國之固則人所捍築以爲防者也鄭康成云國曰固野曰險觀掌固所掌乃城郭溝池樹渠是知王國之中人以爲固矣

愚案掌固司險不列於地官而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特專於一職者蓋司馬所以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必有所守則邊境無空虛之患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劉執中曰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爲郭也

通志堂

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鄭康成曰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王氏曰古者有城守則樹焉司險所謂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以爲阻固是也司險樹之掌固修之○鄭鍔曰城郭本於築者有時而傾溝池本於鑿者有時而塞樹則所植以爲阻塞之木也渠則所導以通不行之水也渠有時而淺涸樹有時而枯槁則吾所依以爲固者不足恃矣故掌固脩之蓋治壞之名也

須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之無益也於是須其士庶子與衆庶以守之

鄭鍔曰有以脩之無以守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衆庶以守焉○王氏曰士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遞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須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鄭鍔曰士庶子宿衛王宮之人使外與掌固之事

者蓋以所親信者守之○黃氏曰士庶子守固與宿衛王宮同其事任崔光都尉子爲武庫令漢人猶識此意○王氏曰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宮也此謂須其士庶子之守謂守於城郭等處也賈氏謂士庶子不合在外郭而掌固言此者兼掌士庶子宿衛之事失之

設其飾器

鄭鍔曰守必有器如矛戟之類器加以飾所以爲觀美之容○李嘉會曰設器以爲備必設飾以爲美觀則險固之地斯壯而固矣如今門戟之類

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王氏曰分其財用以給守事均其稍食以養守者○劉執中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所當也○鄭鍔曰守必有財用金城湯池亡要不守故分之使無偏聚之處稍食守吏之俸廩其守固則其給宜均

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鄭鍔曰萬民近地之民居近則自任其責○鄭康成曰任謂材力堪其任使之也材則近地所出之財用○易氏曰材謂材木可爲植幹者器則土人所使奮築之具○易

氏曰器謂器械可備任載者 守其地則用其材又用其器取之近地不勞於輸將出於民則人各便其習而不患其扞格如是則固可以長守矣

易氏曰周人守禦大槩以民爲固以人心爲本設其飾器所以聳動觀聽之具而又分其財用則隨其地守之所當得均其稍食則計其功力之所當予凡此皆奮發人心於平時之素也若夫城郭之所以爲固者亦不過任萬民而用其材器使其地之人自爲守而已

凡守者受瀘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黃氏曰凡守者皆受法于掌固故得通守政○鄭康成曰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王昭禹曰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扞患力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即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無以同事以其有餘者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乎若守者則不可移故曰唯是得通○易氏曰與國有司帥之則非掌固之所敢專帥之於掌甲掌役掌財用之有司亦以贊其甲役財用之不足者○鄭康成曰贊佐也 (項氏曰所以防其自妄予)

劉執中曰受法于掌固必通其守政不可執一隅而死其所守也與國有司帥其所移之物以贊其不足者此之謂通守政焉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鼓以號戒

易氏曰此掌固所設之法非其自巡也晝三巡則察其部伍之失次者 (鄭康成曰巡行也行守者爲衆庶之解惰) 夜事尤謹故亦如之○劉執中曰此其守者受法於掌固也夜則不見其三巡故以鼜

及號爲信也○愚案鼜鼓字見鼓人鑄師○易氏曰每巡必鼓鼜鼜即鼓軍事者戒則警其所守者之名○黃氏曰號即司馬號名辨故事也

事之鼜鼓也鼜其聲也號則呼其所守者之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濂

王昭禹曰上文所言皆王國之守固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鄭康成曰都邑亦爲城郭○黃氏曰或曰都鄙或曰畺守法詳焉

凡國都之竟音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

鄭康成曰竟界也○鄭鍔曰外爲國都畺竟之上○王昭禹曰王國都邑之境則爲之溝池種植樹木以爲固四郊之內鄉遂之民所居也亦爲之溝樹焉○黃氏曰於是設關蓋外爲環而守之則中邦可無意外之患

民皆有職焉

鄭康成曰職謂守與任○鄭鍔曰國中也都邑也國都之竟也近地之民各有職於所守之地非惟各受護其國亦不患其力之不給○劉執中曰邊境之民則受田以養之分地以任之使治溝洫種樹猶邊洫者受田以治溝洫也

若有山川則因之

鄭康成曰山川若殽阜河漢○賈氏曰殽若殽有二陵阜若東成阜漢若楚之漢水河爲四瀆之宗又齊西有濁河

王昭禹曰因之以爲阻固也夫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爲之阻固則用力不勞而爲備也易矣○楊氏曰因之不爲城郭溝池樹渠以爲固也

可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薛平仲曰掌固所以先其在國可險所以詳其在野自國而野自野而疆遠近勢異今也先其國中之固而及諸野外之險則險固可恃而內外之勢立矣○李嘉會曰晉悼公十年方理會得一虎牢而後鄭人服以司險失職而鄭人得之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鄭康成曰周猶徧也○王昭禹曰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鄭鍔曰易之坎指山川丘陵爲地之險則險者地勢自然之阻非人所爲固也九州之地各有險王者制御諸侯不可以不周知也使司險之官案圖以周知凡水經壞斷之處山高水深之所皆欲知之無遺也○鄭康成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賈氏曰此五溝五涂而言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非遂人田間五溝五涂也此溝涂所作隨大小爲之皆準約

田間五溝五涂溝上亦皆有道路以相湊之故以五溝五涂言之○劉執中曰王畿之內非鄉遂都鄙之地可以田者爲五溝五涂不可田者樹以林木用爲險固必因其地之民授之田使職其守禁○鄭康成曰樹之林作藩落也○項氏曰以備不虞○賈氏曰楊氏曰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者達其阻以爲道路也達其道路而不設溝涂林木以爲阻固非王公守國之義爲之阻固而無守禁則湮茀而不治芻蕘者往焉弊有不可勝言者雖有阻固不足恃矣又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項氏曰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則人不得以妄踰而有常行之道於守固於往來兩得之矣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鄭康成曰有故喪災及兵也○易氏曰守以道路爲急阻以道路而後險爲可恃使內外無禁往來不察而姦僞者耶慝者物之犯禁者人之有辜奇衺者或得乘間而入雖險猶無險也故司險於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鄭鍔曰已藩塞阻路則使其徒四十人守之○本士嘉會曰司險之屬胥徒止四十人其屬如何能守天下之險蓋有士官之屬有守地之民凡姓名屬乎上者則令守之惟有節者則達焉而無旌節者不使得通也鄉大夫於國有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者所掌止於六鄉之中也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掌及於天下也此指王國險要之地而已○楊氏曰惟國有故時爲然以備不虞非設險爲國之常法也

鄭鍔曰周家始都豐鎬其後周公有雒陽之卜以爲後世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周公所恃以安周者不專於宅險也然設法守禦如此其備信夫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雖聖人亦不能已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疆界也○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載師所言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已而邦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言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審矣○賈氏曰守疆界亦禁戒之事故在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候候迎賓客之來者○鄭鍔曰讀候人之詩言彼候人今何戈與祓其官可謂卑矣詩人以爲歌詠何也蓋曹之共公不能用賢所謂賢人君子俱充何戈祓之役以送迎賓客而三百赤芾者乃皆服芾之小人也周人乃以上士六人爲之蓋待賓客之來往治其禮事亦所以懷遠人之道○黃氏曰其職各掌其方之道治其官上士六人則四方分爲六鄉

愚案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古人於邊備嚴矣

賈氏曰亦是武事故在此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鄭鍔曰境必有候所候不一處故曰各掌其方之道治○鄭康成曰國語曰候不在境誠不知其方也○王昭禹曰道治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禁謂止其所犯若傳所謂壞其館垣之類是也

令謂令使爲之若傳所謂教其不知恤其不足是也○鄭鍔曰凡行掠之類皆掌之○鄭康成曰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賈氏曰選士卒者即徒百二十人皆是甲士步卒之內爲之○王氏曰方各設其人以候有方治者致之送之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直遥反及歸送之于竟

鄭鍔曰或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於王朝以求治者則帥而致之於朝去則衛而送之於竟迎其往來之使致其勤也如是而春秋之世晉欒盈奔楚道周周西鄙掠之至盈

訴諸朝王乃使候出諸轘轘此諸侯所以不朝而王室卒至於陵遲定王使單襄公聘楚假道于陳候不在竟單子知其必亡是又不知先王設候人意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黃氏曰以環名官取巡邏周匝之義○王昭禹曰環之爲物肉好一其肉好皆旋之而不可窮也環人之官巡察內外若環之終始相循而不窮○鄭鍔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循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而秋官環人則掌送迎賓客循環往來之事皆以循環往來爲義軍中之環人有戰攻之事則置之非如秋官掌送迎之職○易氏曰在秋官者掌送達邦國之通賓客今其守涂地者爲之聚九曰互環鄭氏謂若可致師不此則以爲致師之簽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既謂之天時非四面環之之意以環之乎今改簽人九簽之名環得天時之古則其爲簽名信矣

掌致師

王昭禹曰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於人夫我案兵無動而致敵使來以逸待勞宜勝之矣○鄭鍔曰戰必致師蓋使環人犯敵以致吾必戰之志使敵人怒而求戰其致之自我也左氏載晉禁交戰楚許伯攝叔樂伯致晉師之事司馬出師而敵人不速出戰則環人致之

察軍慝他得反

鄭康成曰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鄭鍔曰苟有者無以察之則變詐中起而外慝敵人矣故掌察乎軍慝所以消姦慝於內○李嘉會曰察軍之姦謀隱而未彰者出上兵伐謀之意如辨信伐越知其不用廣武君策而後進師之類所以言之於先也

環四方之故

鄭鍔曰若外焉有締交之人將攻于我師無以環之則變生於外四面並至矣故又環送而巡之所以折衝而禦侮也

易氏曰察軍慝則察其在我者環四方之故則環其在人者

巡邦國搏音博諜音牒賊

王氏曰自此以下皆環人巡邦國之事○鄭鍔曰徧巡四方而無不知有諜賊則反間或行焉又當巡邦國而搏其諜則無以窺我師者矣○鄭康成曰諜賊反間為國賊

訟敵國

鄭鍔曰諸侯之國力足相敵不為辨其紛爭之訟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矣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引齊國佐如晉論蕭同叔子事以為證環人伏王朝之威何為往與之訟耶蓋訟敵國者往為決兩國之爭○黃氏曰環人與候人聘官夫事不治則訟訟不已必以師已用師矣而猶訟之訟其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之也

揚軍旅

鄭鍔曰有不服之國已圍其邑不宣揚王國之威武以降之必至於多殺其人民此皆環人之職鄭康成引尚父鷹

揚彼言揚者揚威武以待敵耳如環人又安能鷹揚哉以
叔向平丘會觀之謂魯人曰寡君有車四千乘在牛雖瘠
債於豚上其畏不死乎環人宣揚國威殆此類也

降戶江反

鄭康成曰圍邑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〇
黃氏曰環人掌致師志於戰也而以降圍邑終焉不殺之
仁也雖然受降如受敵斯亦當察故環人掌之
易氏曰此六者非其徒十有二人之所能及必環人簪之
而後舉此所以繼於致師之後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持壺水以
爲漏〇易氏曰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壁注水始自夜天池入
泄入于平壺以受相注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
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併刻六十分併四十八二箭前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
六萬一千五百分逐刻于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刻分至之

候久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冏官畧影無差〇鄭鍔曰或謂挈壺氏司漏刻以分陰陽晝
夜宜與保章馮相同列乃列於夏官何耶以齊國風攷之
襄公之時朝廷興居無節東方未明而召羣臣至使之顛
倒衣裳不顧時之早晚爲挈壺氏者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若是類正司晝夜之事若夫掌挈壺以令軍井挈繹以令
舍挈畚以令糧此行師用兵之時舉以示師徒安得不列
爲司馬之屬哉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繹以令舍挈畚音本以令糧

鄭鍔曰軍之所聚不可無井穿井及水則舉壺示人使見
壺者知其地有井蓋壺者所以盛水故也乘車馬者必執
繹止則解爲軍之所至或暫舍止則舉繹示人使見繹者
知當解鞍息馬蓋舍則不執鞍故也盛糧者必用畚軍於
其地或當廩給則舉畚以示人使見畚者知其下有糧蓋

奮者盛糧之器故也是三者非挈壺之職皆有取於挈壺之義蓋軍旅所屯號令難於相聞各以其物表之於事便於力省也○易氏曰飲食居處人之大欲存焉故因其令軍井而兼以令之是三者皆挈於竿首而表之雖軍衆不齊莫不目擊而心會鄭氏所謂省煩趨疾是已

凡軍事縣音玄壺以序聚檮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王昭禹曰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鄭康成曰擊檮兩木相敲行夜時也○鄭鍔曰軍中之守尤嚴於夜故行夜者必聚而擊檮以戒非常必更代而次序之使之適平縣壺爲漏時至則代先後有倫非惟無獨賢之歎且使擊柝者不倦而事益嚴也野廬氏於賓客至則令其地之人聚檮之修閭氏掌比國中之互檮者秋官環人賓客所舍則令

聚檮宮正於宮中則擊柝而比之防患之術尤戒於夜況軍中乎○鄭康成曰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易氏曰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遷易

鄭康成曰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時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氏曰而言以器盛四十八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淪刻則爲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此據漢法）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鄭司農曰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薛氏曰以火爨鼎使之不凝以火守壺使之不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以嚴凶哀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然春官雞人卜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此復特掌之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

告時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摯壺氏而已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險固之守必有其本射人之屬是國王政之本務歟夫射者男子之事弧矢之利其爲威天下也久矣先王於大祭祀則有射於賓客則有射於燕飲則有射當君臣相事於禮文之交而不忘武事於弓矢之用此射人必以下大夫二人爲之長者所以重其本也○賈氏曰射武事故在此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黃氏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爲初命始見也

司士掌擯士者賸其摯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常朝司士掌其位聽朝宰夫掌其位聽治于此則曰治朝

射于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有射事是其設職不專爲射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即亦於此射人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朝覲法見畢有所請治亦於此

射人掌其治達故總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於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覲則作大夫賓客則卿大夫從

戒大史與大夫介凡有爵者大賓客則卿大夫從使治射儀以射名官此選將爲將在車則主射故遂謂其職皆射事若以射名官其之職獨爲射而已則建官之意淺矣夫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爲射乎

賈氏曰三公北面者君南面荅陽臣北面荅君三公臣中

最尊故屈之使北面荅君之義孤東面者西方賓位孤無職而賓客之也○鄭鍔曰三孤貳公弘化特立無明君不盡臣之故位乎西而東面○王氏詳說曰朝士外朝之法孤卿大夫同於西面射人則西面者在王之左東面者在王之右○劉氏曰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三孤無常職時乎與卿大夫同又時乎與卿大夫異所以與之異也位九棘爵六命所以與之同也卿大夫西面者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王位也○鄭鍔曰卿大夫用事於朝者也其德雖尊其職則卑故位乎東而西面純於臣道也自王南面觀之則西面者在王之左東面者在王之右○劉氏曰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朝廷之序以右爲尊○鄭鍔曰或謂宰夫言正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司士又正朝儀之位王南面三公北面孤東面射人又正之何耶蓋治朝之位王日視朝司士掌之而宰夫治其不法者以肅其儀爾射人專夫賓射之位然君南面三公孤卿或北面或東西面不以爲賓之故而亂之也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王氏曰三公執璧則以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薛氏曰公之爵一也或曰執璧或曰執桓圭者公雖無異命然或在朝或在國在國則遠君遠君有其勢伸故以九命而執圭在朝則近君近君者其勢屈故以八命而執璧猶之日焉遠日則爲望近日則爲晦古人謂日有君道月有臣道者此也○王昭禹曰三公事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庇於其職而射人以王賓射爲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而弗敢臣之意○易氏曰孤執皮帛以其有衣被文采之義卿執羔則羣而不失其類大夫鴈則風夜奉上而不懈其義○黃氏曰司士朝儀之位亦無士王與諸侯賓射士位卑而不獲預故無位於朝禮記所謂朝不坐燕不預是也○賈氏曰下文射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賈氏曰儀禮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天子有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名自同故鄭引儀禮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息亮反其瀆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劉氏曰三公輔弼之長諸侯方州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黃氏曰外朝諸侯東面賓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賈氏曰法謂在朝進退周旋揖揚之儀○王昭禹曰謂朝射之法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

鄭鍔曰賓射之時或有國事掌其戒令以諭告之使致其嚴矣又從而詔相其事慮其出封之久或不知國事之始末也○鄭康成曰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也戒令告以齋迎期○黃氏曰國事不止祭祀戒令亦不止齋與期凡事皆有戒令司士掌之國子戒令諸子掌之然則公卿大夫戒令射人掌之歟

掌其治達

鄭鍔曰若有所治之事將以上達于王則掌爲之達之慮其自外而來朝左右之臣或壅蔽之使其情不得以上通也○鄭康成曰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王昭禹曰上治達乎下若告命之屬是也下治達乎上若諸侯之復萬民之法也○王氏曰射之法故掌治達者在射人之職也

以射儀

黃氏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射法自王而下各有其法故以射法治射儀射法必自射人出故射人雖不掌士而士之法儀具焉○王昭禹曰射之法不可以不正射之儀不可以不文先王因其度數而制之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爲儀自王而下其辭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烏有不正哉以是法而治之其效見於內走正外體直持已必審持矢必固揖逊有度卑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得以居後其爲儀也又烏有不文哉

鄭康成曰治射儀謂肆之也

總論三射

陳及之曰射有三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所謂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於射宮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士可以與於祭者而與之祭司裘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

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
其鵠射人云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梓人云張皮侯則
春以功凡此皆大射也所謂賓射者謂諸侯來朝王與之
射以燕樂之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眡瞭云
賓射則奏鍾鼓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凡此皆賓
射也所謂燕射者王與羣臣燕飲而射也梓人云張獸侯
則王以息燕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
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此
謂燕射也○王氏詳說曰司裘所言諸侯內諸侯之大射也射人所言諸侯外諸侯之賓射也○陳氏曰大射在廟則賓射在朝可知賓射在朝則燕射在寢鄉射州射在庠亦可知也

王以六耦

賈氏曰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
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易氏曰大射則大司馬合諸侯
之六耦○鄭鍔曰王耦之數十二所以法天之大數若賓射則諸侯與王射而合鄉大夫以爲六耦以至諸侯之四耦卿大夫士之三耦亦各以等殺而辨

射食亦反下同三侯

王氏詳說曰荊公以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三
侯司裘之熊侯豹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裘之麋侯即射人之
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於侯內以五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裘所
以二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諸侯二侯言者大射也射人所言者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裘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鄭鍔曰大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皮爲鵠賓射之侯用皮飾其側則以五采爲正此所以不同

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
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

也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裘之熊侯豹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與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矣臣下與天子角勝負可乎當從康成之說謂異其侯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也○陳君舉曰王大射張三侯乃是養人主不爭之德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羣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使人主有爭勝負之意則不可故特設三侯於侯道九十弓之地一侯高一侯其侯又廣其弓又良又有相助之者則易爲中雖以優至尊乃是養其不爭之德諸侯二侯亦此意諸侯於其國大射不張三侯

二獲三容

鄭鍔曰射必有人執旌以告獲每侯丹一人故三侯而三獲其名曰獲獲者得之難謂中侯難也射必有容其制如屏風一名曰乏矢力竭於此告獲容身於此以爲隱蔽也每一侯用一容故三侯而三容○易氏曰獲即數中之旌服不氏執之而居之也以待獲也容即蔽身之乏服不氏待獲

樂以騶虞九節五正音征

鄭鍔曰樂用騶虞天子之射雖志於中然以仁心愛物爲主故也○愚案騶虞又見樂師○鄭康成曰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賈氏曰九節者侯道九十弓七節者侯道七十弓五節者侯道五十弓

鄭司農曰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鄭康成曰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

參分之一中二尺○王氏詳說曰鄭司農謂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大射之禮重於賓射賓射之禮重於燕射燕射者從司農孔叢子之說鵠中有正正中有槷則是賓射燕射重於大射矣鄭康成謂大射之侯用鵠賓射之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以梓人疏之康成之說爲長○圖說曰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鄉射禮曰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亦質則鄉射射質之證也燕射必因之者蓋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鄭

鍔曰或謂大射名曰鵠賓射名曰正何耶蓋大射擇士故取於鵠鵠之言直也所以直已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爲君鵠人父中之可以爲父鵠以直其志爲義若夫賓射取於尚文德以懷賓客故以五采爲之所尚者文而已故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

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豜五旦反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鄭鍔曰諸侯在國賓射則四耦而射二侯熊豹也樂用貍首之詩以會天子爲義也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玄黃而用三色也孤卿大夫自與其賓射則三耦而射一侯麋侯也樂用采蘋以能循法度爲貴也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其正則去白蒼而畫以朱綠也天子元士在家賓射用三耦而射一侯豜侯也豜胡犬也犬之能守者莫如胡犬之良士以守節事君爲義故射豜侯或謂司裘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侯而不及士射人乃有射豜侯之法何也蓋司裘所言者大射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故於正特言豜侯以有賓射而言也其侯則用二采以爲正與孤卿大夫同樂用采蘩以能守職爲貴也侯不同而正與節皆同蓋士之位去卿大夫爲不遠其禮可以與之同○孫氏曰自諸侯卿大夫等而下之莫不有別而所歌之詩亦使之各諭其志而安其守然後雍容禮遜

之交脩乖爭陵犯之不作信可以觀德矣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鄭鍔曰射之侯梓人爲之司裘共之射人張之其張也必用貍步爲法射人主賓射嫌於張大射之侯不貍步也故併言及之大射如此則賓燕之侯可以類推○鄭司農曰貍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李嘉會曰貍步再舉則爲六尺一弓六尺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者象貍步之弓以定遠近也

鄭康成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鄭氏儀禮說曰設侯之矢大侯則在東參天之干矢之使密不至相掩疎足以射其勢勿發差相入是謂貍步此非謂射者之志謂張之者之法也鄭氏以爲射當如貍之擬物何預於張侯乎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三節者三十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圖說曰陳禮書曰儀禮大射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即所謂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皆五十弓者也蓋王射虎侯則於熊豹爲大故一名大侯詩所謂大侯旣抶虎侯也參即熊侯言其參於虎豹之中也干即豹侯言其以下干上而又繼熊虎之後也

黃氏曰自此至佐司馬治射正皆掌大射射人雖王射法無賓燕射文大射射法故射人掌之射人典法之官也侯正樂節通乎賓燕貍步張侯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太史數射中司馬治射正官具物備足爲射法賓燕略於此矢小臣職曰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則賓射大僕亦不掌也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鄭司農曰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賈氏曰貧侯之人服不氏也○鄭鍔曰射已張侯獲者執旌以負之不使去侯以避矢則有誤殺傷人之過○鄭司農曰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鄭鍔曰射以中爲主王弓已發不告王昭禹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以矢之高下左右則王不知其中否○

矢在侯高則以弁夾取之

祭侯則爲位

鄭鍔曰射既設侯則祭其神司馬實爵以獻服不氏既受獻則於侯所北面而祭之（李嘉會曰實射大射祭侯之禮一同）射人主爲之位者以其知儀位故也○王氏曰侯而祭之則神無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易氏曰梓人祭侯之禮其辭則欲諸侯之寧侯也

與大史數（所主反）射中

鄭康成曰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賈氏曰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射人）適階西釋弓去朴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

賈氏曰大史數筭射人但視之耳○王昭禹曰必與大史則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故也（○李嘉會曰筭之多寡太史治之以

○鄭鍔曰射人與之共數蓋專掌射法故也

佐司馬治射正

鄭鍔曰射必有正梓人張之大司馬治之射人則掌其事（正猶政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射至於司馬則司馬主射故也○鄭氏曰射正射之法儀○賈氏曰若命去侯命取矢乘矢之等皆當佐之治者預習之也）耦射人則掌其五正三正之法故也（○黃氏曰

易氏曰於大史言與於司馬言佐尊卑之序

王氏詳說曰天子有射人諸侯有司射皆所以治其射儀也貟侯者服不氏今之者射人也取矢者射鳥氏今之者射人也祭侯服不氏爲之位者射人也數射中者有大史在而射人又與焉治射正者有司馬在而射人又佐焉知此又知射人之官爲尊故以下大夫爲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易氏曰祭祀之禮以牲爲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於未

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
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
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爲之○王昭禹曰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盡親其事也方其迎牲於
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於君親射牲而孤卿大
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
儀故也○鄭鍔曰射人贊之謂贊之以射禮也當射牲之
時孤卿大夫從王以射明其射法又相其射儀所謂以射
法治射儀也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賈氏曰作使也○黃氏曰作興起之○鄭康成曰有爵者命士以上不
使賤者○鄭鍔曰王出而會同諸侯來而朝覲王使公卿
有事焉當用大夫以爲上介其凡有爵者以爲衆介射人
則作之○易氏曰射人則以法儀而作之

黃氏曰自此以下至大喪作卿大夫掌事皆因事定其材
等以待進退○李嘉會曰凡此數端掌之射人屬於司馬所以辨論官材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七內反車

鄭康成曰倅車戎車之副○易氏曰大師王乘戎路其廣
闕革輕之倅不可虛位故以有爵命士以上乘其倅○王昭禹曰士卑不嫌於特尊

鄭鍔曰或作之又或令之良由於賓射之時掌孤卿大夫
之位故耳

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才用反

鄭康成曰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

戒大史及大夫介

鄭康成曰戒其當行者覲禮曰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
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王昭禹曰大史助事者○鄭鍔曰卿以大史王協禮事故也

大夫從王以見諸侯則射人作之公卿有事於諸侯而介以大史及大夫則射人戒之重賓客之禮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毗志反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鄭康成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朝之象也檀弓曰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黃氏曰射人大僕皆主公廢之事）○易氏曰卿大夫掌朝位之事則射人作之○賈氏曰比其廬掌比其本服親疎及貴賤○鄭康成曰苛謂詰問之

鄭鍔曰此言作大夫介作卿大夫從作卿大夫掌事皆以作爲言蓋命之使行者王也射人則作之謂作而起之也會同朝覲賓客大師大喪之禮初無與於射而掌於射人取其射之法儀而已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鍔曰物之不易服者莫如猛獸設官以服之名服不氏言能服其不服所以示王朝之威無所不能服也○黃氏曰射人與司士諸子聯職而以服不氏以下參其間終射義也○李嘉會曰夏南方也南方屬鳥故自服不氏以下數官繼於射人之後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鄭康成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鄭鍔曰徒能養之不能教擾之使馴則傷人而爲害矣教者教以服習進退之節擾者所以擾馴其心

陳及之曰鳥獸在山澤則適其性爲人所養則失其所擾之使不至於天閑無腥臊羶香之病則可以奉祭祀供肴羞矣若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亦其類焉充人贊碩牲肆師之省牲皆始也阜蕃教擾之不失其牲則

奉以告神的無媿詞也
王昭禹曰鳥獸草木無不治然後爲政之至故舜命益與虞則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養猛獸而教擾不爲過矣

凡祭祀共猛獸

鄭鍔曰祭祀欲備四海九州之美味故獸雖至猛苟中膳羞者無不共焉如獸人冬獻狼之類是也養之者所以待用爾故於祭祀之時則共之以其養之有素故也

賓客之事則抗皮

鄭鍔曰賓客以虎豹之皮爲庭實必布於庭服不氏則抗舉其皮以示王朝之威虎豹之爲物雖則猛不可制吾猶得而舉之先儒引聘禮有司二人（賈氏曰二人即服不氏）舉皮以束者以證抗之爲舉也（鄭司農曰服不氏王舉之抗讀爲亢其鞬之亢）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

鄭司農曰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王昭禹曰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鄭鍔曰使服不氏贊之者以其力足以服不服故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也

杜氏曰乏讀爲匱乏之乏待獲者所蔽（愚案乏字見車僕）鄭鍔曰執旌所以爲表識居乏之所以自隱蔽執旌居乏待射者之中則舉旌以唱獲

王氏曰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

射（食亦反）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賈氏曰射鳥亦武事故在此（黃氏曰服不氏待獲射鳥氏取矢各因其類（李嘉會曰二職兼焉明射等之不可苟也）

掌射鳥

鄭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鶉鴽之屬（王昭禹曰掌畜共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然掌

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
陳及之曰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鳥鳥所以備祭祀肴
羞之用二官非冗也不特此庖人之共喪紀之庶羞賓客
之禽獻膳夫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悉取于是
祭祀以弓矢毆（起俱反）鳥鳧鳥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鄭鍔曰射鳥氏之設又非爲供膳羞之用及祭祀賓客軍
旅會同之時用弓矢以毆之其所毆者特鳥鳧而已蓋鳥
鳧之爲物翔於野外而下食鳥能汙人鳧善鈔物於人所
聚之地祭祀之兆域在郊野之外吾將致潔乎鬼神而彼
敢乘便攫拏或以不潔汙之則吾事神之禮不謹矣詎可
不毆而遠之若夫賓客會同軍旅之時非惟有殺牲告神
之禮畏其汗也亦以爲衆之所聚防其不潔也（賈氏曰會同皆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巡陣之事故須毆鳥鳧）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鄭司農曰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在侯高者矢著侯
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爲甲冑
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薛氏曰儀禮大射則
取矢以小臣鄉射則取矢以子弟周官必以射鳥氏以其
視高者審歟
王氏曰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
共賓祭膳獻亦足以償禄矣使毆鳥鳧以并夾取矢雖若
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爲之制故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以羅網搏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
鳥獸者
鄭鍔曰鳥鳧鳥鳥之類其物則同所用以取之物則異鳥

鵲之毕飛者則爲羅以取之其高舉不可以羅者則射之也○賈氏曰羅鳥亦武事故在此掌羅鳥鳥

鄭康成曰鳥謂毕居鵲之屬○王昭禹曰鳥以羣集雖人所惡亦可取而備用於羅氏掌羅鳥鳥而掌畜養之也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

蜡則作羅襦汝俱反

鄭康成曰作猶用也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薛氏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幕襦襠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今聚萬物而索饗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眞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鄭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裙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田也襦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先儒以羅襦爲一物殆未之思歟○李嘉會曰襦細密之罾惟國將蜡則共之

中音仲春羅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易氏曰中春蒐田非羅弊之時故以火弊而搜取其物之不字乳者此言羅春鳥何也以奉至尊爲主而已其次則獻鳩以養國老又其次則頒羣臣而謂之行羽物此外一毫不可以輕取○鄭鍔曰射鳥氏泛言掌射鳥而下乃言歐鳥爲此指言羅鳥鳥又言獻鳩鳩固禮物之所須也須羅而後得

陳及之曰天子之於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貴胄謂之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

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記之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饗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畜謂斂而養之○鄭鍔曰射鳥氏射其高舉之鳧鴈羅氏羅其卑飛之鳥鵲此則畜其可以畜養者如鵝如鶩之類皆是也

掌養鳥而蕃阜教擾之

鄭康成曰阜猶盛○鄭鍔曰養之欲其阜大而蕃多教之使之服習而馴擾如雞之可以爲牲鳧鴈之可以爲羞鷺之羽可以爲翿翟之羽可以爲旌旗之飾鳩之可以養老其小小羽物仲春仲秋用以賜臣下皆邦國所須而不可闕者安得不畜之以待不時之須乎掌畜之設殆若此

祭祀共卵鳥

鄭鍔曰共其生卵者以卵亦可薦故也○劉氏曰鵝鶩雞鴨皆有卵之鳥○王氏曰共卵及鳥

歲時貢鳥物

王氏曰物與獸同義翠翡翍翐之屬是也○鄭鍔曰凶吁

而獻新

共膳獻之鳥

鄭康成曰雉及鶉鴽之屬○王昭禹曰王之膳羞賓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

總論

鄭鍔曰先王置官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鳥或養畜鳥蓋一官可以兼數職也

今物有其官意謂禮不可以簡而廢茲四官者其事固微然所掌者供鬼神之祭祀有之供人君之膳羞有之供賓客之禽獻有之設官以備物物備而禮舉凡以嚴國體而尊天王也孰爲冗且濫耶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夏官司馬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執中曰凡以道藝仕於國不以貴賤總謂之士始附于版者士也故曰司士（司士○王昭禹曰自公至士皆事人皆事事合而言之謂之士之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則七百二十五人六鄉十一元士哉中士以千計之幾五千下士以萬計之幾五萬其數之衆如是故雖公卿大夫咸載於版而特以司士名官也）

王氏詳說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攷其職則天官冢宰爲尚書今非吏部也司士掌羣臣之版其吏部歟○黃氏曰自大夫以上屬射人猶今吏部尚書選也士屬司士猶今吏部侍郎選也今之兩選絕不相知尚選常病其濫侍選常患其壅周之羣臣版籍盡在司士而詔爵詔祿必由

之蓋有員則置無員則不事出於一而本末舉

賈氏曰其職掌詔爵詔祿與司馬進賢與功同故在此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鄭司農曰版名籍也○黃氏曰今版簿也○賈氏曰羣臣之版謂畿內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也○王昭禹曰治其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鄭鍔曰自朝廷而方入仕而益老而衰者或已死而損○鄭康成曰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黃氏曰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此數官年之久近齒歲之老少位之尊而貴職之卑而賤○王昭禹曰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黃氏曰五十以上爲大夫以下爲士也莫不書於版每歲登之下之以知其人之損益又從而辨其年齒則異其貴賤之等

總論世臣

胡安國曰帝王不以私害公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賢使之必以其能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上世有自躬耕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象賢後相大戊太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見囚仲爲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世卿非禮棨棨者誰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當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傾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之不亡幸耳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仲友遂皆志其非禮也

愚案世臣之說自古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始曰象賢濟美皆一世之選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時世臣之說遂變爲世官是以三家世爲魯卿六卿世將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瑕禽所謂七姓從王今皆爲篳門圭竇世臣淪喪一至於此此無他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說廢也加以三家併魯六卿分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戒此事所用皆雜進傾巧朝廷所藉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他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不自信其臣而取之他國之人范雎蔡澤獵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豈非懲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孟子親見當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爲論然告宣王乃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歟孟子意以爲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若似巧相奪者宜勿用也不特此也如論君不當視其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見惜乎孟子之說不行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王昭禹曰邦國者諸侯也都家謂大都小都家邑○鄭康成曰縣鄙鄉遂之屬○黃氏曰縣鄙遂官則於鄉而見鄉爲國中如宮伯鄉大夫之子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也○黃氏曰必知此數而後其貞闕爲可知有卿大夫有士庶子獨無士士其所掌治也卿闕選於大夫大夫闕選於士庶子士闕固不專取於士庶子陞進其法著於此士庶

子其秩視士而猶繫於其父兄未命也士庶子有常貟
以詔王治
項氏曰詔其任用進退也○劉執中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司士者司馬之屬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音定食
項氏曰此謂試官始進者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功乃授之以正祿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定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鄭鍔曰有某德者詔王以某爵有曰三公曰孤曰卿曰大夫之等有某功者詔王酬以某祿有三大夫倍以士有上士倍中士之別有某能者詔王任以某事如知禮者命以典禮知樂者命以典樂居是官也已久如倉庫氏之類則定食於此官使子孫爲氏也○黃氏曰以能任事其官以才選使之治官旅使有爵者乘上之倅車覘問慶弔遣使皆是也雖有秩久亦當定其食共丁之官掌治水則其大者也
易氏曰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此爲公卿大夫士之受命而爲王臣者設也然當時之士亦有不命者焉鄭氏謂府史爲官長所自辟除又謂胥徒爲民之給繇役者凡此皆服役於公上亦既因能而詔以事矣惟其不命故以久奠食而不言詔奠其食則未爲祿也校人曰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宮中則師圉府史以及胥徒者所以言食馭夫則僕夫趣馬等之爲大夫士者所以言祿蓋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者稍食而已如宮正則月終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羣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凡此皆奠其食於任事既久之後者也賈氏不曰據能者先試之以事事成乃

定以稍食其能堪用乃後亦詔授之以正爵祿其序如此

○陳𥳑之曰爵祿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皆此理也

陳及之曰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知當時以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卿士之賢能而爲爵祿之予奪則位無虛設祿無虛受官安得至於冗長哉

賜無常

王氏曰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易氏曰繼於司士以詔王治之後則亦有可常者矣○鄭鍔曰司勳曰凡賞無常此曰唯賜無常何也蓋賞者因有功可賞則賞之其無常者特以功爲輕重賜則出於人君之恩其無常者乃以君命從事此其所以異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許亮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音泰下同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鄭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黃氏曰王日視朝羣臣朝焉蓋常朝也司士與射人聯官故其所掌皆法度儀制治朝治軍無二道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故使掌朝儀之位○鄭鍔曰宰夫射人朝士皆有正位之事司士又掌正朝儀之位者射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也

鄭鍔曰朝必有儀儀本於位有以正之則其儀不亂爵各有等等所以別貴賤有以辨之則其等不差茲朝儀所以肅○黃氏曰辨其貴賤之等將擯王揖○易氏曰位著雖有貴賤而布置所向無非尊王○王氏曰鄉明以聽天下

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荅之者公也故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左爲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爲上○鄭鍔曰孤東面則處王之右賓之也卿大夫西面則處王之左任事之責也北面者東上東向者北上西向者亦北上皆以近王爲上王族之故士親則王之族而爵則故爲士而晚退者也○李嘉會曰王族故士故爲士者留以宿衛必有年勞者未仕雖王族朝焉親親尊賢敬老其義一也故卿大夫宜亦有位○黃氏曰王族故士王族之常爲士者已老而賢者使日陽左右也虎士則虎賁之宿衛者○陸氏禮運解曰故士有勇者在路門之右備非常也大僕則出入前驅者大右則羣右之長也大僕從者則凡祭僕御僕隸僕皆是也○賈氏曰所謂上者皆據近王之後不嫌於南面或南面東上或南面西上同王所嚮而在路門之外亦以近王爲上也

○劉執中曰位於路門左右且南面者居王之後故王還則左右揖之○王氏曰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嚮不斥其體尊故也○易氏曰一位著之次而尊王之意已著見於左右前後之列朝儀之不苟如此

王昭禹曰朝士掌外朝之法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公卿大夫之後

司士擯

鄭鍔曰位已正則王出視朝司士乃擯王出揖羣臣接下思恭欲羣臣自盡以奉上所以致體貌之隆小宗伯於命諸侯賜卿大夫爵之時則儐其字爲儐此司士擯其字爲擯蓋儐之爲義進也擯之爲義相也臣下儐之則敢進故於賜爵用之人君之出則擯而相其禮故於視朝用之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

鄭鍔曰三孤貳三公洪化九卿列職佐王皆在所尊禮也故特揖焉特謂一一揖之也大夫作而行事之臣有中大夫有下大夫同其爵之等則旅揖焉旅衆也總一等之爵則衆同一揖也○黃氏曰士無位士卑不常朝也今大中大夫以上始常朝然士旁三揖則士亦有位於此矣今大朝會陞朝官皆赴蓋若是歟士不著位而以揖見從可知也鄭康成言羣士東面約外朝而言也然經言士旁三揖則東西皆有士矣鄭又言公卿大夫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未必然經文自公以下位皆定而後司士擯之揖與鄭說異士三揖者猶以其等也

易氏曰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皆南鄉而在王之後故還而揖之○鄭鍔曰在王門左右者皆順王所嚮故王將以揖之則必還揖還者謂回而嚮之乃揖也

鄭鍔曰觀周人之詩於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攷此特揖旅揖三揖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下矣裘冕巍巍尊無與二而視朝之際偏揖羣臣然後大僕正位無乃大過乎漢諸侯羣臣朝正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傳曰趨殿下郎中侯陛之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吏以次陳西方東嚮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嚮鴻臚設九賓臚句傳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於周人之禮矣司士之揖豈可行於後世乎

大僕前

鄭鍔曰既揖矣大僕自門左之列進而前正視朝之位王入內朝皆退

黃氏曰大僕前導王入也

寢之庭燕朝也○鄭康成曰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爲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爲內朝矣但以日眡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曰燕朝爲內朝則治朝爲外朝矣庫門之朝爲外朝則治朝又爲內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眡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云退適路寢者是內朝之內又有內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子曰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路寢之外爲內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爲外朝治朝可以兼內外之名也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易氏曰國中之士治謂士之在國中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公卿大夫以下之總號歟○黃氏曰國中句郊關以內治有所請治也目甸以往各有所屬

鄭鍔曰周制有國中之士有邦國之士國中之士王朝之士也王朝之士其數至多司士掌其治所謂損益之登下之與夫年歲貴賤之辨是也平居治之有素矣及夫用之則有戒以飭之使畏有令以督之使行其人雖衆安得不從吾治哉○項氏曰若今吏部掌黜陟授士進退也

掌擯士者膳其摯

賈氏曰擯士謂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之使見王也○鄭康成曰膳者入於王之膳人○鄭司農曰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易氏曰諸臣之六摯猶諸侯之五瑞五瑞用以享故三璧則受之而復之書所謂如五器卒乃復是也六摯不用享故三帛二生一死

則受之而不復各適其宜而已三帛則共王之服二生一死則共王之膳以示納用其德也○黃氏曰庶人工商皆有摯賤不通

孫氏曰周家三載賓興雖曰出長入治莫敢爵命之詳獨於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古者不爲臣不見見而有摯則入仕之初也蓋先王待新進之禮常厚而律新進之法常嚴禮所以養其自重難進之風法所以勵其趨事赴功之操方賓興之始有三公六卿以涖於上有羣吏衆庶以贊於下待以鄉飲酒之禮而獻其書于王王者既再拜而受登於天府之籍內史文從而貳之以爲異時爵祿之階待之之禮可謂厚矣及擯見於王委贄爲臣也乃屬諸司馬而詔爵詔祿詔事一惟司士之聽王制云升之司馬亦不爲無據蓋新進乍起草萊故役之祭祀賓客會同之事使知登降揖遜動容周旋之節律以軍旅之法而警懼其苟且怠惰之心斯皆爲有用之材而不病於見聞之陋矣若夫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亦於司士隸屬焉三歲則稽士任之得失而進退諸侯之爵祿庶幾四方之彥皆獲仕於王朝而無敢鹵莽應選者矣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息亮反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

易氏曰祭祀之時羣臣羣有司與焉或助其禮或執其事此所謂士則同姓之士也○鄭鍔曰以下文言賜爵必呼昭穆而進知之也掌士之戒令則十日以後之戒令也詔相其法事則凡祼獻之法事也○王昭禹曰法者謂事之存於度數者○賈氏曰告語併擯相其行禮之事○鄭鍔曰王之族爲士而助祭故序以昭穆於祭末旅酬之時呼者立於昭位於父行爲穆者立於穆位祭末旅酬之時呼以昭穆而賜以爵○薛氏曰宗廟之禮所以辨昭穆三昭

三穆則設於室中之昭穆羣昭羣穆則與於祭者之昭穆
室中之昭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尊祖之道祭者之昭
穆則教化天下而使皆知長幼之序○黃氏曰專爲同姓
大夫以上則燕士賤賜爵而已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易氏曰此繼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爵之前今乃言於後
重其事故特言之○鄭康成曰割牲制體也○劉執中曰謂朝
七體此饋食獻數則爲二十一體而爛之也踐獻腥則脤解爲
大家牛羊則稍其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爲○鄭鍔曰使司士帥其屬割
之又羞而進何耶蓋割牲者欲得其正而俎豆者行禮之
器凡元士皆習於禮者然後爲之割之正也非知禮者不
能也○易氏曰司士言割牲則割其牲之體諸子正六牲
之體則正牲之全體禮之輕重不同而職之先後或異所
謂聯事也

黃氏曰射人贊射牲司士割牲相終始也

凡會同作士從不用反賓客亦如之

鄭康成曰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薛平仲曰作之云者蓋勉而
而有進進不自已之心而無悽悽不獲伸之意則一旦與之從
進之公卿大夫之列也夫爲士
金革歷行陣蓋有臨難而不顧其身見危而能致其命者矣

鄭鍔曰會同士則當從司士選其同行者也會同朝覲之
時射人則作大夫介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司士掌士治
故所作者皆士也詩人之詠文王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蓋人必用士以爲輔無所往而不從然師保二官會同之
際王舉則從不待於作若士則非師保之比作之則從不
作則不從其當從者司士作之

作士適四方使呂更反爲介

鄭鍔曰若王遣使傳命於四方而奉使之人用士以爲介
者亦司士作之虎賁氏有適四方使之文然考之左傳適

四方爲使有專用士以往者亦使卿大夫往而爲之介者如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蓋專用士爲使也說者又謂司士作其適四方爲使者亦使作其適四方爲介者其說亦可用○賈氏曰聘禮大夫爲次介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亦使士爲介若使卿大夫則射人作之故射人云作卿大夫從

王氏詳說曰有士大夫大夫有公孤卿大夫士大夫者有官君子之通稱也公孤卿大夫士者五等諸侯之異稱也司士掌羣臣之版自三公以及大僕從者各正其位以司士名官皆謂公孤以下皆有官君子爲己之所司也鄭氏既以擯士士從之類爲執羔鴈卿大夫奠而於作士適四方引春秋石尚爲證意謂天子使大夫適四方而元士爲介也曾不謂大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周公來聘安知此所謂適四方者非上卿乎上卿聘則大夫爲介矣

大喪作士掌事

鄭康成曰事謂奠斂之屬

易氏曰司士掌羣臣之版而總謂之士是以掌三者作士之事會同賓客作士從謂卿大夫之可使從於王者也作

士適四方使爲介謂天子使卿適四方則大夫爲介使大夫適四方則元士爲介也大喪作士掌事如奠遣之類

作六軍之士執披方寄切

鄭康成曰作猶使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賈氏曰柩車屬車也披者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爲披也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是也○黃氏曰皆有爵者也比長以上卿役屬引而使其長執披司徒曰役司士曰軍事任可知○賈氏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但天子喪用千人而此云六軍者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楊謙仲曰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屬六緯要之披也緯也引也皆所以扶持棺以行者而執之者皆此千人則鄉遂皆有其人非止六鄉也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音狩

鄭康成曰守官不可空也○易氏曰不以喪而廢其職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鄭康成曰故非喪則兵災○易氏曰亦不可以故而弛其防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易氏曰上經言士者總公卿大夫士而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卿大夫士亦總曰士也○鄭康成曰任其所掌治國之士皆命於王慕往有勤惰有功過而爵祿有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致之此黜陟勸沮之法所以皆本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列國之君爵位名號皆自己出或祿或繼皆非王命孔子所以譏之

愚案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稽致進退之權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

職同文

王昭禹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者蓋公卿大夫士之子自其衆而言之○陳君舉曰諸子隸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無非其官之長素稟命焉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捨之則不能以正衆遽用法亦難乎爲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正用之則其官自爲帥其徒自爲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李嘉會曰諸子不屬之司士主公卿大夫士之子或曰庶子亦如宮伯所掌不屬之宮正也在此者與司士等皆是辨論官材之事

掌國子之倅七內反

黃氏曰燕義曰周有庶子官諸子即庶子也國子適庶兼稱倅副貳也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周官適子爲

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適子承襲庶子有才則諸子進而爵秩之故與司士聯職而獨掌其倅○易氏曰故書倅爲卒鄭氏以修德學道固游倅之事此主下文兵甲之事則卒之一字即有什伍之意○王氏詳說曰國子有正有倅已仕其正也未仕其倅也所謂國子有游倅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是也此王制所謂不世爵者歟○王昭禹曰國子之教師氏掌其正者也諸子掌其倅而已　○鄭鍔曰人君於功臣之類賢者之世欲與之共治天下既教其適又治其庶他日人才源源不窮矣故設官以掌之如此○呂芸閣曰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爲

不豫也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方氏曰戒之使勿怠令之使有爲教之以其藝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也則所王在乎戒令然後及教治焉故於戒令言掌於教治言與○鄭康成曰戒令致於太子之有戒令又有教治則教以道德而治其事焉　○劉氏曰戒令教治修德學道○鄭鍔曰既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也則所王在乎戒令然後及教治焉故於戒令言掌於教治言與○鄭康成曰戒令致於太子之鍔曰別其爲卿爲大夫之倅使尊卑有等○賈氏曰謂才藝高下等級也○方氏曰經言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則等有上下矣藝之等則庶子之官所自制故宜別其詳　○

呂氏曰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劉氏曰敘其齒而爲之位也凡入學以齒○賈氏曰位謂朝太子時依父蔭高下爲列○鄭鍔曰其父之爵尊者其位高其父之爵卑者其位下使上下有序○方氏曰言諸侯卿大夫之士庶子則位有貴賤矣爵之則人君之所先故宜正其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

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饗之類

○賈氏曰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

國子而致於太子適庶咸在太子居則監國出則撫軍皆大事也故諸子盡帥國子而致之○鄭鍔曰公卿大夫王所用也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用也王用其父太子用其子茲其所以爲御臣之術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太子之令是從則太子之令行而權有所歸矣

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興之閭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之相承宜有報上之心而況德行道藝之素習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君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今日之遊倅安知不爲嗣王之將帥哉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下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侍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拔之理矣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

立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爲諸侯則俾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孟子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公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聞於遺訓而資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周當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亦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隱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猶有此意

鄭鍔曰或有甲兵之事國子隸於太子其捍患也不可無車甲其在師也不可無卒伍諸子授之以車使得以載乘授之以甲使得以自衛又合之使爲卒伍各相連屬○鄭鍔曰車成曰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又爲之置軍中之有司亦如司馬之類得以統攝之○王昭禹曰若伍之有公司馬卒之有長一切以軍法從事○王昭禹曰其坐作進退賞罰若軍旅之事而已蓋膏腴之習有所恃而不用軍令者治以軍法則人知所畏矣上言掌國子之倅下言自帥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不及倅豈非無事之時國子隸於師保惟有事與用兵諸子兼將而統之歟○李嘉會曰太子之職在於侍膳問安朝夕侍君父者今合國子自成一軍得無任之重乎其賢耶固可

無慮不賢耶能無可慮乎是不然也如漢太子監也兵必有子房爲少傅叔孫通爲太傅況周家太子師傅之官最所謹重苟不任師傅寧不別有人乎所可慮者國子多與太子同學人情容熟或以情撓法則將奈何此所以貴乎以軍法治之也

司馬弗正音征下同凡國正弗及

鄭康成曰弗不也○王氏曰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鍔曰六軍之衆司馬得而治之國子隸于太子雖司馬掌征伐之權其有軍賦亦不得而正之正謂軍賦也此與爲俊造之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事異而意同○黃氏曰不惟兵甲之事凡國征賦皆弗及所謂貴者賢者皆舍後世亦然春秋楚有東宮六卒至唐遂置太子六卒（劉迎曰國之俊造之士尚弗征於

司徒司馬寧有國子乃公卿之子弟皆致於太子而雅太子所用豈有諸子既正之而法而復正於司馬與正於國乎先儒謂正爲征言司馬有軍事弗賦則是政征爲賦矣至後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皆此啓之不知國子於太子既於患難相左右緩急相倚以死生皆是人耳所以治於太子惟諸子正之歟若夫都司馬亦嘗掌都之士庶子車馬兵甲之戒令而以國法掌其政學矣然爲國子則諸子正之封於都邑則都司馬掌之其爲車馬兵甲之事一也○劉執中曰聖人防微護國之根本使諸侯卿大夫之子爲太子之肘腋而俾於王也司馬弗正正者政也司馬之政得正於鄉遂及天下之諸侯而不得施於諸子之卒伍也則國之根本不可得以動搖矣凡國正弗及者以冢宰之治所以正六宮範諸侯也唯弗及於諸子則太子得以爲王之腹心而可以御羣臣矣周公之制防微固本傍及於此而後代反以爲怫者蓋無三代所以致以太子肖子之道也是以先王之治必先學校者以能正人心而致其忠義於君父也文王世子其效者可見矣

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於司馬之賦亦不與司徒之力役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貴者重其事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鄭康成曰正謂禮載之○鄭鍔曰祭祀凡牲在鼎一人以七出之一人載之於俎司士割之而使諸子正之蓋割不正不食況祭祀之事神乎○劉執中曰諸子學禮樂詩書

將世其父而本之用者割牲羞俎豆則已仕者爲之而司士掌焉諸子則涖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酳尸而體折必熟以獻之至於大烝牛羊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敘以獻而中乎禮樂之節皆有司爲之也苟失其敘有不中禮則諸子得以正而敘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黃氏曰六牲之體教之爲有漸矣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鄭康成曰位猶處○賈氏曰樂有舞之處皆使正舞人八八六十四人之位并授其舞之器文舞則羽籥武舞則干鉞○王昭禹曰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授舞器謂國子之受舞器者蓋先王之教國子成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以樂故凡樂事則帥之而舞而諸子所正之授之者如此○黃氏曰大胥合舞致諸子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李嘉會曰正之授之於未入大胥之日者諸子也故大胥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此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黃氏曰羣子庶子也喪之服位庶子不得與適子齒特言羣子著其別也○賈氏曰服謂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與父同位謂殯宮外內哭位

凡祭祀賓客之事正舞位

易氏曰樂事則舞有出入之位亦有文武之器大喪則有親疎貴賤之居授之正之皆諸子之責

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鄭鍔曰從非必盡從也作其當從者耳○黃氏曰會同賓客當從王則選行者其餘則與適子俱侍太子漢蕭何識此意○李嘉會曰從曰羣子又非惟諸子所掌之倅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鍔曰先儒謂政事者繇役之事國子存遊倅者言有事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脩德學道竊疑存字之義未通近世王安石謂國子服政故事之遊倅弗服政故存之而已以凡國之政爲一句事國子爲一句存遊倅爲一句穿鑿尤甚要知爲國家其政事之時爲國子者當有事焉或唯太子之命是從或授甲車以從軍國子於是時不得以自暇也若夫未仕之庶子則不與事矣其爲學不可以或廢也於國子中存其遊倅使之脩德學道也遊倅者未仕之倅遊如逸遊之遊見其無事之意○黃氏曰國子與王子弟共學國有政事國子雖盡有職任而必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學校不可一日廢也一人元良萬邦以正先王所務莫上焉遊言其無職任也○易氏曰使之脩德即師氏所謂三德教國子者使之學道即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以六藝者德原於性故謂之脩道公乎人故謂之學○鄭鍔曰德本於一性之所自得在我修焉而已道出於聖人之所傳非學則不知德既使之修道既使之學苟無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焉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則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焉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虞庠之在西郊者其爲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攷道藝故以學言之以攷射故以射言之○王氏詳說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又曰祭於瞽宗小大夫東序夏人之大學也瞽宗商人之大學也上庠周人之大學也成均五帝學之總名成王之時所兼用也初不及其小學但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學大學也射澤宮之學也所謂養庶老於虞庠在周之西郊是以養庶老在是擇士而習射者亦在是以此養庶老故以虞庠稱之以其習射故以射宮稱之習小學之謂也

道藝文事也文學屬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武事屬乎陰故秋合之先王於國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

表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又欲其功之易成故因時順氣以合之大胥之教諸子也春入學合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所專主者教以樂舞也王制曰春秋所專主者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所專主者造以四術也諸子既教以文又教以武先王之世非惟爲國子者有文武之才凡爲遊倅者亦教之有素也○李嘉會曰無職事之國子始曰遊倅脩德學道宜專心致意焉故可行進退之法

○王昭禹曰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於方學之時攷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易氏曰進者任以國事而退者亦有以勉其所未至（劉敞曰不肖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之于王王親視學又不變屏之遠方）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況公卿大夫泝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宮泝職於內者其子弟守固於邊鄙則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王氏曰人之左手不如右強故車右貴勇力之士謂之右）

○王昭禹曰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劉氏曰司右羣屬車之右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下大夫也右其象路者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中大夫也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羣屬車之右也

黃氏曰左王射右持車故司右與射人聯職而虎賁以下扈從王者列於其下朝儀之位大右大僕虎士列於路門右右皆王衛從也羣右列於甲兵戈盾弓矢官之下不聯大右甲兵嚴飭而後戎車駕事之序當如此司右雖王羣右之政令而其秩卑於僕御御射固高於右也戎右中大

夫其事重也

掌羣右之政令

鄭鍔曰或謂乘車之路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勇力之士在右車必有右況王之五路乎今攷之經有道右有齊右有戎右而玉路田路俱無右先儒謂齊右兼玉路之右戎右兼田路之右然則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文事之容戎路以即戎田路以田以鄙皆武事之容故獨以兼之司右乃衆右之長羣右皆其所統治也○本于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司右之右乃其事之右用以征行侵伐故凡國中之有勇力者皆屬焉一旦有事則取之以爲右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眡志以其乘繩證反屬其右

鄭鍔曰王有軍旅會同之事以車從車之卒伍亦如萬民之卒伍司右令之使相聯屬也○賈氏曰左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車之卒伍也○王氏曰車之卒伍車僕所謂車之萃也比其乘使車皆有行列屬其右

使車右皆有統攝王氏曰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則屬其右皆屬之而不非車如獨合車之卒伍古法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後世兵法有以七十五人爲伍百人爲卒偏之兩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車之卒伍也○王氏曰車之卒伍車僕所謂車之萃也○比其乘使車皆有行列屬其右謂次第相安習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鄭康成曰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戰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鄭鍔曰爲車右者勇力之士皆用五兵者也五兵非人之所能用而勇力過人者尤非易得幸而有焉選百得十選十得一凡國中之有斯人則使之屬於司右庶得選擇以爲用也何則有車上之五兵有步卒之五兵戈也戟也酋矛也夷矛也是謂車上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是謂步卒之五兵非勇力之士則不能用屬於司右非惟選之以待用亦掌其政令使強有力者無所肆其暴矣

王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寓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鬬矣（王昭禹曰唐之弊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授甲又烏知成周之法）

虎賁（音奔）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薛平仲曰虎言其有力如虎也旅言其旅力方剛也虎賁有虎士八百人用之以先後王而趨非部分之嚴節制之素難乎爲衛矣故虎賁氏則以下大夫二人爲之（黃氏曰虎賁氏有所王帥且爲近衛故高其爵）鄭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易氏曰此言虎士八百人與牧誓言虎賁三百人其數爲不同蓋此以衛至尊爲主惟衆而後可以備儀衛）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頠命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矣）呂東萊曰周公戒成王何故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說此最是周公養成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見其望高德厚待之爲嚴不敢褻近侍衛僕御朝夕親比若得正人動作起居默移陰化須到聖賢地位故虎賁綴衣位最賤職最親所以亦須要得人（鄭節卿曰宮正宿衛之士統於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諸司馬此司馬亦聽命於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

可以不相統而彼此之勢則不可不相持是故兵衞掌於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掌於虎賁與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周人之遺意

掌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王出則或居王前以爲之先或居王後以爲之後其先後也欲嚴以肅故皆趨其趨也必以卒伍如軍法焉○劉氏曰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嚴以嚴肅也不特國中爲然王者有軍旅會同之事皆然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王所止舍之處設槏柘再重以爲閑則守乎其外王在國雖處宮禁之嚴又守乎其內○易氏曰入而在國則五宿次舍以爲宮若有大故其所防者尤當致嚴又守王門資之以衞至尊○易氏曰五門出入必幾○鄭康成曰非常之難要在門如是則八百人之衆不足恃也

及葬從才用反遣車而哭

鄭康成曰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賈氏曰遣車將葬盛所苞奠遣送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魂魄所依

適四方使所吏反下同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鄭鍔曰王朝或遣使於四方所遣者士大夫也必從以虎賁○劉執中曰虎士從之護王命也多難之世寇攘姦宄或爲患於道路道路不通王命壅遏或有徵召於諸侯虎賁氏奉王之書以使於其國惟其武勇故使之犯難而往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鍔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故人之背旅謂

之督以其有力故也○賈氏曰旅見其衆貴只其勇或謂有虎賁氏八百人矣又有旅賁氏十六人何耶蓋八百人分爲卒伍而趨於王之前後則既衛其前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車而趨或防其左或防其右此其所以異○李嘉會曰大夫不可徒行故旅賁氏止用中士不使大夫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鄭康成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帥○鄭鍔曰夾王之車執戈所以擊刺執盾所以捍衛左右必皆八人人主上法乎天而左右之衛亦取象於八卦故數皆八也車之運行其勢疾矣及其止也餘力未定慮其運而不止故持其輪而止之自非旅力過人安能然也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鄭鍔曰祭祀賓客會同王則吉服旅賁亦以服而從先儒以爲王衮冕則旅賁齊服服玄端竊以爲不然言服而趨者謂常時夾王車或以介祭祀會同賓客則無用介惟服其所當服之服而已○王昭禹曰服而趨者其服亦如王祭祀賓客之服何以明之下文言軍旅則被甲而趨蓋能自保衛然後可以衛至尊有兵甲之事尤不可不先自備或使之介其介也亦以重天子之威

喪紀則衰七雷反葛執戈盾

鄭康成曰葛葛絰武士尚輕○賈氏曰臣爲王中貝賤皆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

鄭康成曰介被甲○王氏曰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亦與王同其憂樂也○易氏曰祭祀會同賓客喪紀軍旅各以吉

凶之服衛于王軍國之容有足觀者矣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黃氏曰其服衮冕名之曰節以著別也○鄭鍔曰或謂春官有司服掌王之衣服宜可得而節此官所言初無樽節之意何以爲上節王之衣服耶夫王之衮冕裘冕固非臣下所可服然有時而服之亦以行禮之故爾行禮則服之事已則止其服也固有節矣此序官節服之意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繼王之大常

鄭鍔曰祭祀朝覲王乘五路建大常服衮冕此禮之至文而盛也又使節服氏六人與王同服以維持大常之旒蓋大常十有二旒其長曳地必用人以維持之維者以縷綴連之義每旁三人則法陽數之成而以象天陽俾服衮冕同王之服以尊天之象○易氏曰王於郊祀服衮冕而節服氏之二人者亦服衮冕王於祭祀朝覲服衮冕而節服氏之六人者亦服衮冕蓋以其有節存焉王眡治朝其位亦南鄉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其位亦南鄉則尊卑何以無辨位同乎南鄉從王於後也服同乎衮冕裘冕從王於左右也既有前後左右之節矣則位序服飾乃備至尊而崇威嚴亦何嫌於同

愚案此便是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戣相似之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賈氏曰禮緯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諸侯之旌皆交龍爲之上公九旒侯伯七子男五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二人分而維之耳○鄭鍔曰諸侯之祀也建交龍之旂亦謂之建常用四人以維之其服與天子卿臣也故取陰之數焉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鍔曰祀必有尸雖郊祀亦有尸士師言祀五帝則沃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此言郊祀送逆尸則是郊

亦有尸也郊祀王服大裘而冕王服大裘則尸亦服大裘尸服大裘故節服氏送逆尸亦服大裘事至尊之神以類求類欲其純一而不雜如此節服氏八人六人維大常故二人送逆尸也然亦惟郊祀則有裘冕執戈之禮他祀則不用也始焉送之終焉送之皆從尸所乘之車事尊神者其禮當致其謹也或謂王服裘冕節服氏亦裘冕近於無等差先王制禮必有毫釐之辨何爲至尊之裘冕與臣下同耶蓋祀天之禮內服大裘則外被冕故曰裘冕又曰裘冕司裘言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而不言裘司服言祀天則裘冕而不言裘王服裘則曰裘冕王服裘故云裘冕郊祀以維大常而送逆尸之故乃分而二之使節服氏八人各服其一大常以文爲主故服以裘服裘者無裘服裘者無裘豈不有毫釐之辨哉

王之奉祀也以內則盡質以外則盡文故兼論乎裘冕又以見名官曰節服氏之意

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鄭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於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爲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爲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放殆猶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爲之蓋陽勝則爲狂陰慝則爲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爲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賈氏曰執戈揚盾亦武事故在此

總論

薛平仲曰四官之設先王必使世其官者合庶士以衛至尊其事至難使爲之長者或更進迭用而非世守之舊則人心渙散不屬所關甚大此虎賁旅賁必以氏爲名節服氏以袠冕維太常其職與旅賁氏相關非世其官不足以明禮典之宜方相氏以索室驅疫非世其官不能明鬼神之故此節服方相亦以氏爲名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乃多以索室驅疫

鄭康成曰蒙冒也○鄭鍔曰熊之爲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爲威也金陽剛而有制用爲四目以見剛明能視四方疫癘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爲衣所上者武以朱爲裳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執戈擊刺揚盾自衛（○黃氏曰執戈揚盾猶尚勇敢）帥百隸以爲之（○王昭禹曰帥罪隸蠻隸之屬）賤者之職也（○王昭禹曰時難以時而儺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是也（○鄭鍔曰季春仲秋之儺有國之禮庶人不得爲季冬之儺謂之大儺孔子於鄉人儺則朝服而立於阼階以安宗神謂季冬之儺大儺驅索諸室中而逐之故朝服以安祖先之神爾）○鄭康成曰索廋也○王昭禹曰室者陰匿之所藏

大喪先匶

鄭康成曰葬使之道○劉執中曰凶事多邪慝乘之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匶音良兩）鄭康成曰壙穿地中也天子之槨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方良罔兩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鄭鍔曰葬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惟生故始葬則歐之亦厭勝之術○易氏曰古葬季冬聘王葬遂今始儺歐疫則今此而已

鄭鍔曰喪則使之爲前驅以辟凶邪葬則使之入壙擊罔

兩所以安神靈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大僕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僕待御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鄭鍔曰公卿大臣輔王於朝其見王爲有時若夫左右僕從於王尤親暱苟褻近小人無以聞正論故先王以下大夫爲之所以重其任也○陳君舉曰六官皆有風義之臣如地官師氏保氏春官大史內史夏官射人大僕是也書曰太史友內史友記曰射人師僕人師○薛平仲曰上而正君心於周旋密勿之間下而通人情於勢分難通之際大僕以之帥其僚庶僚以之佐其長上下交孚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君舉曰屬之司馬不惟宮中部署肅給亦以通遽令也不然則有逗留怠於傳命之患

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項氏曰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之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黃氏曰此蓋朝服非朝服則燕服也燕服小臣正也王之眡朝有位正之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王昭禹曰出王之大命則宣之于外入王之大命則納之于內○鄭康成曰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鄭鍔曰王之大命則國之大安危民之大利病所以指麾羣臣而號令四方者大僕之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爲王之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書言龍作內言詩言仲山甫出納王命則異於是

掌諸侯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上有詢乎諸侯而諸侯反報之諸侯逆諸侯自出所見以告乎上皆掌受之以上達則無壅遏或謂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御僕掌之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宰夫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獨大僕掌諸侯之復逆何也蓋臣民復逆王所日聞故內焉御僕小臣達之外焉宰夫達之事之常也若諸侯復逆則非常矣○陳及之曰掌復逆者受羣下書奏也漢之公車司馬今之登聞檢院皆掌天下章奏乃一官耳大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而宰夫又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不亦多乎蓋官府有尊卑爵祿有高下大僕大夫也則下掌吏民之復逆御僕下士也苟上掌諸侯及公孤之復逆則情意不相通官高則此不肯受官卑則此不肯授於是上下之勢懸隔而天下之事壅於上聞今大僕掌諸侯小臣掌孤卿大夫御僕掌吏民則勢敵情通不敢逗留章奏矣然其事所係甚大於是復俾大宰之屬掌之則當以所言告之冢宰與王謀議其事而行不特是也秦章邯奏事而趙高爲丞相留司馬門不進則是與章奏者非王之近臣也若夫大僕小臣御僕皆王之侍御僕從也受章奏

而達於王無所關決而大臣亦不得自便矣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易氏曰此經正與司士一職互文見義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則王之位也雖言王位而非正王位之職所正者羣臣之位其曰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右南面東上大僕自路門之左立於王前故曰大僕前所以正王位又言王入內朝皆退鄭氏引玉藻之言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諸侯也言諸侯則天子亦然謂王入路門聽政於路寢則羣臣各退向治事之處若據司士所言皆退疑若大僕亦隨羣臣而退今攷此經文意則大僕實未嘗退所言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乃是退立於路門之內位以俟朝畢及王入路門而聽政路寢則羣臣雖退而大僕復入正路寢之位司士不及此者以其所正者羣臣之位朝畢則退而已大僕掌正王位則無往不從故出入亦如之詳略不同亦各其職云

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之時尊嚴如神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說皆淫辟邪侈之事人君到此不是見得有力如何會到罔有不欽田地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王昭禹曰路鼓王鼓也必建路鼓不欲四方無所不達○鄭鍔曰路鼓王之所執者也大寢王聽政之所也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使窮冤失職者擊焉上急變者擊焉欲其

近乎王而聲必聞事必達也○季氏曰天子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大寢蓋在路門之內也考之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則是雉門已有禁矣而路鼓在路門外窮民安得入也蓋朝士之職以肺石達窮民而肺石乃在外朝外朝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則是窮民得至於庫門之外而朝士乃爲之達於路門耳然則大僕之所待者乃待朝士之所達也○黃氏曰鄭謂政鼓節與早晏非也經之建鼓所待者達窮與遽令而已如御僕直事鼓所大僕聞鼓速逆皆其政也窮與遽令皆應丞報故不待眡朝擊鼓而奏之更始張夫人曰帝方與我飲乃以此時奏事抵破案於是百官不敢奏事○王氏曰先窮者欲速達甚於遽令○鄭康成曰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黃氏曰御僕與御庶子各有之通掌其事御庶子之御于王所者也是於士庶子最爲親近御僕掌王燕令

鄭鍔曰御僕與御庶子受窮民之訴與遽令之事將以上達使太僕不迎而受之欲上達之速亦不可得聞鼓聲則速逆之言迎而受之速以上達

孫氏曰命令復逆雖均之爲急未若遽令所係於軍事者尤急故不領於他官而領於司馬既領之司復敘於小宰何也一相在內無所不統使侍御僕從不由小宰以敘次而紛亂離襲一相不預聞焉則事權分而君聽惑故達以御僕而後上下之情通敘於小宰而後內外之體一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瀹儀贊王牲事

王昭禹曰祭祀吉禮之事賓客賓禮之事喪紀凶禮之事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易氏曰王者祭祀之服六司服之六服是也賓客之服二司服所言鄉射則鷩冕眡朝皮弁服是也喪紀之服一司服所言凶事服弁服是也其

位則隨事而立無非大僕之所正○鄭鍔曰大僕既正王之服位又再言之何也蓋上所言者王視朝之時乃若祭祀賓客喪紀之服位苟不正之則事神接人之際失其當矣既已正之又詔之以法使王動皆中度詔之以儀使王行而合禮○鄭康成曰詔告也○王昭禹曰法見於度數者儀見於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鄭康成曰牲事祭祀之禮也○王氏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治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而已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易氏曰不敢自右以周人尚右尊君也○王氏詳說曰夏官以僕名官者有八大僕祭僕馭僕隸僕僕於王之左右也道僕齊僕田僕戎僕四者僕於車之左右也乘車之覺見於曲禮詳矣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車之有僕所以養車右事也效車則奮衣由右車驅則顧命車右此大僕初非預於乘車之僕特為王前驅而已驅者在途御者在車驅不復御焉有并為之乎今曰自左馭而前驅是王未乘車而乘君之乘車者不敢曠左是左馭者乃乘車之僕在大僕前驅自馭者之左行而馭耳鄭氏以為居左自馭失之矣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鄭鍔曰軍旅田役王親執路鼓路鼓四面王自擊其一大

僕擊其一戎右擊其一故二官皆言贊王鼓助王擊之以用衆也○黃氏曰鼓所令止作也大僕贊王鼓亦左馭居前歟○易氏曰大司馬鼜田之禮王執路鼓必待司馬辨之而後大僕贊之鼓人於救日月則詔王鼓必待鼓人詔之而大僕贊之王皆爲之親鼓焉其義見於大司馬及鼓人

救日月亦如之

鄭康成曰日月食時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鄭鍔曰日食陰侵陽伐鼓以助陽月食陽侵陰亦擊鼓者以陽太盛擊助陰之鼓也鼓人言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雷鼓祀天之鼓屬乎陽日食所擊者也月食宜擊靈鼓歟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依鄭讀又）亦如之

鄭司農曰（依鄭讀又）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塌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柩也

易氏曰始崩及（依鄭讀又）擊鼓以戒衆人且傳達于四方使四方知喪禮也

縣音玄喪首服之纏于宮門

鄭康成曰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於宮門示四方○易氏曰小宗伯既已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此復縣首服之法于宮門者首服則婦人之服衰冠則男子之服○黃氏曰必使大僕掌之者大僕侍御之官王之起居所當知也漢武帝崩燕王使幸臣王孺之長安問帝崩所病執金吾郭廣意言待詔五柞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於是爲反謀故人主左右無中外共信之臣及平時無法度可使與臣民相關通緩急之際奴軌遂得妄有窺伺周官王出則大僕前驅居則贊相不

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大喪始崩戒鼓遂出喪首服法
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力報反
鄭康成曰王使往○鄭鍔曰王於公卿有弔之禮以致
其哀戚之情有勞之禮以示其閔勞之意三公孤卿近
臣之重故遣僕臣以往見其恩厚也
王燕飲則相息浪反其瀹
鄭鍔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再燕
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酌賓賓酬主人之類皆有
法也大僕侍王左右故相其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
幽王荒廢飲酒無度以其無法故歟大僕相其法此其所
以用吉士而不敢用便辟側媚之人
王射則贊弓矢

鄭康成曰贊謂授之受之○鄭鍔曰射有挾弓執矢之法
文承燕飲之下則知因燕而射也先儒以爲大射恐不然
射以觀德而王者之射尤諸侯臣下之所取法故令大僕
贊之後世委任華重漸至於執政而名官以僕射其原蓋
起於此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鄭康成曰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言正位又言祭祀賓客則正位此又
言正位者燕朝之位也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
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
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王昭禹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大僕掌之
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鄭鍔曰一日二日萬幾王者不可一日不眡朝王不眡朝是必有故以辭諭諸大臣使知其不視之故若以安燕而廢朝當論諫以箴過於未萌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

總論

李嘉會曰大僕與王最親無一事不正乎王無一動不贊其禮不惟正眡朝之服位至入于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賓祭喪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亦正之王有牀事則贊法儀王有燕飲則相其法師田則贊王鼓王射則贊弓矢穆王以此職命伯冏謂其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其見大僕有關於王身者如此其重小臣上士四人

黃氏曰地愈近則事愈褻而職愈卑故名大僕曰大小臣

曰小

鄭鍔曰小臣掌傳王之小命王有所行則詔相其法儀之小者疑若卑褻以上士爲之何耶蓋所謂士者以德行道藝考選而進者在王左右必不道寸王爲非矣故穆王命伯冏謹簡乃僚其惟吉士正謂此也春官之內小臣掌王后之小事者尚以奄上士爲之況事王乎否則近而不遜遂至假命擅權奉使四方則光燄殷殷用事宮中則廢立皆出其手强蕃悍鎮出其門下如唐末之禍

濛儀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濛儀

鄭康成曰小命時事所勑問○王昭禹曰小法若行之容○王昭禹曰小命其出入亦可知小則小臣掌王之小命其出入亦可知

法儀趨行拱揖之容○王昭禹曰小法若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之類小儀若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之類小臣言小法儀則大僕所謂詔法儀者乃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非特詔以言又相以力也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鄭鍔曰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爲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聞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重也

正王之燕服位

鄭鍔曰王自路寢聽朝而退適小寢則正其燕居之服位大僕正於外小臣正於内此所以無適不正也○王氏詳說曰案玉藻天子以龍衮祭以元冕聽朝以皮弁祭以裨冕朝以皮弁聽朔以朝服元端燕居諸侯以元冕祭牢肉天子諸侯雖燕居同於元端然天子初無夕深衣祭牢肉之事也是諸侯適小寢釋服而元端與天子同夕深衣又與天子異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鄭鍔曰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苑○又曰朝覲會同祭祀軍旅之時大駕雷動百司駿奔儀衛無所不備若夫燕游之觀不備百司則小臣掌前驅之儀蓋雖燕遊亦不可以不正王體也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

王氏詳說曰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此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蓋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九獻七獻五獻皆須盥也鬱人之沃盥但於盥獻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獻所以沃盥者小臣也

鄭鍔曰事神待賓其法則同第所掌有小大耳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黃氏曰大僕掌事如大僕之瀹

鄭康成曰賓射掌事之法是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贊弓矢此外不見掌事之法是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

鄭鍔曰雖掌其小而法如大僕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鄭鍔曰掌小事故掌弔勞于士大夫凡有大事則爲大僕之佐而已

總論

易氏曰小臣佐大僕者也大僕出入王之大命此則言辭告語之末故掌王之小命大僕詔王之法儀此則趨行拱揖之容故詔相王之小法儀大僕於眡朝及禮之大者正其服位此則正王之燕服位大僕於王之大禮路車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此於王燕出入則前驅以至大僕掌諸侯之復逆而此則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而此則掌士大夫之弔勞凡此無非大僕掌其大而小臣掌其小也小臣所得而專者大祭祀沃王盥而已然先王設小臣之職亦猶后之有內小臣而內小臣所

掌反同於大僕何也大僕正王之服位而內小臣亦正后之服位大僕出入王之大命而內小臣亦掌王后之命大僕於王之出入則曰左馭而前驅內小臣於后之出入亦前驅大僕於祭祀賓客喪紀則詔法儀於眡燕朝則掌擯相內小臣亦擯詔后之禮事蓋內小臣之於大僕則內外之辨小臣之於大僕則大小之辨

祭僕中士六人

黃氏曰僕本燕閑之官祭尊燕褻不敢以褻干尊故專設官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王昭禹曰前期有戒既戒供具有糾焉所以約其緩散。鄭康成曰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鄭鍔曰小宗伯而下專主祭祀之事又設祭祀官親受王命以視祭祀何耶蓋人君爲神民之主禮

重於祭苟祭不親非所以事神此所眡之祭祀乃王所當躬臨者也王偶有故不獲躬親必命有司攝事故特設祭僕之職使掌察眡之事受命而臨觀之又以言而警戒之有不戒不具者皆得而糾舉之則祭事益嚴無以異於王之躬親矣○劉執中曰王之於祭祀也家宰振其綱宗伯正其職六官之屬各備乎禮文公矢而具脩之洎王不可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於其事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鄭鍔曰祭畢則帥羣有司而反命乃以王命勞其勤者而誅其不敬者則羣有司知所懲勸矣○王氏曰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祀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

大喪復于小廟

賈氏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祭僕復小廟夏采復大廟隸僕復大寢小寢也○黃氏曰夏采復于

大祖不曰大廟然則總謂之太廟猶大社大稷也故夏采復于大祖不言廟祭僕復于小廟避夏采大祖之文高祖以上猶有二祧○王氏曰祭僕掌受命于上以眡祭祀肆夏采掌復復正事又以二僕參焉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音預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黃氏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地遠王不行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秩里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王昭禹曰賜之禽亦以出於王命故也都家祭祀皆命於國王不親祭各使其王者祭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鄭鍔曰諸臣之祭致胙於王謂之致福必受而膳之然胙

自外來將以奉王詎可輕焉必度而省之知其非可疑然後致膳先儒謂展其牲之體數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之類則所展者曷止此觀晉申生歸胙而驪姬毒以獻其事有不可不防者展而受之之意豈止於體數而已哉○易氏曰凡祭祀受胙謂之受福言神錫之福而君受之也都宗人家宗人與國之祭祀有司皆致其福于王祭僕則展而受之膳人則受而膳之則祭祀之誠至矣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大僕至御僕四官列職同官故同府史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易氏曰御僕所掌復逆視大僕小臣有尊卑小大之異視宰夫有甚不同者此謂庶民非萬民之衆所謂羣吏則府史胥徒之在官者亦非諸臣也諸臣則諸侯羣臣咸與非御僕所得而並言然宰夫於諸臣言復此於庶民言復宰夫於萬民言逆此於羣吏言逆所謂復逆者蓋通上下言之○王氏曰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李嘉會曰羣吏庶民安有弔勞觀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產哭之哀漢征民宿衛及其去也天子親享之羣吏庶民或有弔勞宜也

鄭鍔曰於吏民有哀則弔有勞則勞未嘗以其賤而遺也使御僕掌弔勞見恩意之厚○易氏曰以大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推之此亦羣吏之弔勞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

鄭鍔曰祭祀以匕登牲體於俎王盥手乃登之○王氏曰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昭禹曰相盥非沃也若儀禮所謂奉盤授巾是也）

大喪持翣

鄭康成曰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車○易氏曰此喪祭之冗事故御僕掌令

掌王之燕令

鄭鍔曰燕居之令非視朝時所出羣臣不預聞故掌其傳導也

以序守路鼓

鄭康成曰序更也○王昭禹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李子嘉曾曰不說御庶子者升而爲上則非御庶子矣）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左傳曰輿臣皁皁臣隸隸臣之尤賤者名官以此蓋五寢者神之所依當埽除糞洒以致潔清乃皁隸所當爲以是名官使知僕隸之役不敢廢事也○黃氏曰隸僕職任愈褻故雖屬大僕而別置府史胥徒羣僕皆御于王所○孫氏曰隸僕之屬夏官法嚴而儀肅不容狎視漢法事關宗廟必置重辟亦此意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黃氏曰寢之爲五何如或曰五當爲王祭祀脩寢爲王將齋故脩治潔清之寢廟惟月令有之自漢以來原廟置寢於諸經未見廟有寢者然漢廟有寢亦死事耳○劉氏曰五寢夫人以下所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隸僕不掌自有寺人內豎也鄭玄謂五寢五廟之寢非也隸僕乃掌洗乘石踶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素若與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宮中而外役乎○鄭康成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

祭祀脩寢

劉氏曰脩讀爲滌祭祀則齊齊則大滌五寢使之洎潔不
犯禁也
愚案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
在廟薦在寢也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不知寢廟脩除
於守祧自屬禮官今掌之隸僕厠於僕從之後必非寢
廟之寢況經中只言五寢又不曾及廟字黃氏劉氏之
說是矣
王行洗乘石
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
今○鄭鍔曰王所踐履猶致其潔如此則事至尊之禮嚴
掌蹕音畢宮中之事
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鄭康成曰宮中有
事則蹕○易氏曰於宮中爲之蹕
致其肅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劉氏曰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
公薨于小寢○黃氏曰復於其平生所有事之所小寢大
寢王所興居也鄭說皆非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賈氏曰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弁則弁亦冕也即是六冕
皆得稱弁○鄭康成曰弁者古冠之大稱委貌緇布曰冠
下服以事上人君服以冕亦服弁者以上得兼下也此掌
五冕之官所以名之曰弁師
鄭鍔曰王之冕弁宜在禮官今乃列之夏官繼大僕羣僕
之後在司戈盾司弓矢之前俱非其類疑其失次○徐卿
曰弁者所以見諸侯夏則於卦爲離萬物相見之時故弁
師屬焉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音早十有二就皆五采
玉十有二玉笄朱紘
鄭鍔曰五冕制度冕與弁異攷之皆可疑今隨文釋之冕之長短廣狹經無文漢儒謂用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布衣之上玄下纁名謂之冕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俛之形故以名焉在高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之意然王之吉服六冕凡服一冕則宜六冕今止五冕者禮圖以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云大裘襲衮則戴冕繅十有二旒大裘與衮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此說得之
李嘉會曰五冕不及大裘大裘天子服也今說五冕則公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必曰王之五冕者惟天子則五冕可具也○王昭禹曰服者下之飾陰也故有六陰數也冕上之飾陽也故止於五陽數也○賈氏曰皆玄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於冕之上下○鄭鍔曰玄在上者升而與物辨以象道之妙朱在下者降而與物接以象禮之文上玄之版謂之延取其長也垂之以旒謂之遂取其深也紐○鄭康成曰小鼻也紖於冕之傍垂之以武傍孔相當以笄貫之欲其牢固也有延以爲覆有紐以爲固文以五采爲繅○鄭康成曰繅雜文之名繩垂於前後故曰五采繅有十二也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賈氏曰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貫於藻繩而言於一旒之上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玉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十二旒則十二寸就成也○鄭康成曰此爲衮衣之冕七旒用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三旒用玉一百四十玄衣之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六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九十二
紘以朱色之紐爲綬而屬結之也○鄭康成曰紘一條屬兩端於武上繞之○劉氏曰朱紘上繞笄之兩傍助其固也○王氏曰五采備采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李嘉會曰五冕五采必五者象仁義禮智信五者無十有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

一不備○黃氏曰康成以繅不言皆有不皆者非也又以
十二句絕就字下屬亦非五采繅十有二就蒙上玄冕朱
裏延紐皆字十有二就下又有皆字謂每就十二玉也冕
制於經無所考注疏家所言皆約漢制未可信康成又采
摭禮記儀禮殘闕不全之說牽合爲證亦難信者然則天
子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繅笋十二就就皆十二玉玉笋
朱絃是則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以著其同也大裘之冕
不數自見其爲異
諸侯之繅笋九就瑲三貴反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笋皆就玉
瑱吐練反玉笋
鄭鍔曰近世陸佃論此云諸侯九笋則上公十二笋可知
公衮冕十二笋侯伯鷩冕九笋則毳冕七笋希冕五笋玄
冕三笋可知舊圖謂侯伯之服鷩冕七笋子男毳冕五笋

公之孤希冕四笋則以上迫於上公衮冕九笋又迫於玄
冕三笋爲之說也一曰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笋
故記曰天子十有二旒諸侯九而弁師云諸侯九就諸侯
蓋通稱繅即禮記所謂藻也易藻爲繅繅雜文之名取其
義之著也笋即禮記所謂旒也易旒爲笋謂其垂於前後
如旌旗之笋也諸侯九就蓋自公而推之以九以七以五
皆可見矣瑲玉者石之似玉子貢所謂君子貴玉而賤瑲
爲玉之寡而瑲之多者是也天子之德全故其玉用全
諸侯之德殺於天子故用瑲玉天子用五采之玉所以表
其德之全諸侯德不及天子故用三采之玉其餘如王之
事則玄朱延紐朱絃之類皆同乎王也所以可同乎王者
以其有人君之道故耳然言其餘如王之事則特笋紐之
類○黃氏曰其餘如王之事言公衮冕其餘鷩毳希玄皆與王之事同事謂祭祀射饗所當用也鄭以爲延紐非也經不言玉

之數則每旒之玉皆十二與王同亦可知也其異於王者殺其旁與其采而已不如是殺玉彌寡其垂有不可及目者詎足以示蔽明之義哉繅旁皆就言玉既三采則繅旁之就皆三采也（易氏曰繅旁皆就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五就也）○鄭康成曰玉瑱塞耳者○鄭鍔曰前旒蔽明以見其收視於內玉瑱塞耳以見其反聽於無聲○賈氏曰王不言玉瑱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諸侯亦有之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李嘉會曰王瑱兵王不言之言王之德自能反聽不待玉瑱而知也）王之皮弁會（七外反）五采玉瑱（音其）象邸（丁禮反）玉笄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弁三皮弁用之於眡朝韋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兵田之弁有時而用之者也皮弁眡朝則日眡朝之禮其用數矣此弁師所以特言皮弁之制會五采玉瑱者詩謂會弁如星言縫中飾之以玉爛爛而處狀似星也又曰其弁伊綦言其文也詩又作騏騏馬青驪文也（李嘉會曰瑱綦也結也詩云會弁如星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鄭鍔曰瑱音基有基本之意玉以此德言用德以爲基也）象邸者以象骨飾弁內頊上之邸以明託宿之義（鄭鍔曰象以比禮言用禮以爲主）而貫之以玉笄者也（弁三言玉笄見其皆不可無笄以爲固也）○鄭鍔曰王之冕諸侯之冕與夫王之皮弁此所謂皮弁之制若夫韋弁即爵弁也所謂爵弁經紂衣是已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已二弁與皮弁素積相似微有損益言皮弁則韋弁冠弁在其間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絰

鄭康成曰弁經王弁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賈氏曰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則以一股纏之不糾○李嘉會曰弁絰五服之輕者王弔乃五服之外故約言之）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

其禁令

鄭鍔曰上言天子之冕弁其爵等而爲之降殺○吕氏曰上言上公王繅之數而兼言諸侯之繅斿皆就未及夫冕玉之制此經言諸侯之冕弁而兼及卿大夫冕弁之制蓋侯伯之冕七就用玉九十有八而繅皆三采子男之冕五就用玉五十而繅皆二采以至孤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再就用玉八朱綠而已其韋弁皮弁則侯伯瑧飾七而玉皆三采子男瑧飾五而玉皆二采孤則瑧飾以四三命之卿瑧餘以三再命之大夫瑧飾以二亦朱綠而已弁經雖無飾亦有等殺此不言士者司服所謂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皮弁亦士服也○王氏詳說曰韋弁鄭氏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引左氏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釋聘禮謂韎布以爲衣而素裳既曰韎爲衣又曰韎布爲衣又曰素裳蓋以軍國之容不可故也韋弁或謂乃爵弁爲士之祭服而王之服者哭諸侯即服之○鄭鍔曰司服有韋弁皮弁冠弁服弁經此官惟有皮弁韋弁弁經鄭康成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而陸佃云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也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康成之說誤矣○李嘉會曰皮弁用之於兵事冠弁用之於田獵韋弁即爵弁冠弁即元端也所謂元衣素裳是也二弁與皮弁相似而微有損益○黃氏曰王不叙韋弁諸臣則叙之皆微意也天子親將本非帝王之盛節必大不得已而後行之

鄭鍔曰冕弁之制而尊卑貴賤各有其等弁師爲之掌其禁令則禮行於六服矣○鄭康成曰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李嘉會曰不說天子之卿大夫者諸侯卿大夫之制既明則天子之卿大夫士可見亦以命數推之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司甲下大夫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鍔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此兵甲弓矢戈盾之類爲之有工而司之有官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王昭禹曰五盾則授兵舞者之盾貳車之盾乘車之盾旅賁虎士之盾藩盾凡五○李嘉會曰兵有五宜也盾亦有五者先王害人之意少而自衛之意多故有五兵必有五盾○鄭鍔曰物色也各辨其物色使以類相從等者所制之長短小大○鄭康成曰等謂功沽上下各辨其等使與人相宜也辨之有素以待有軍事則須之及授兵從司馬之纊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

亦如之

鄭鍔曰司兵授之以兵則從司馬之法多乎其數則闕國之守備寡乎其數則三軍之用器軍之行也從其法而頒之○劉執中曰一旅之衆車徒異授也兵盾異能也弓殳異職也則司馬之法存焉又其還也受其所輸亦當如始者所頒之法苟有亡矢遺鏃之事亦如之矣康成謂用兵者出給守衛之兵上言頒兵從司馬法此又言用兵則知非軍旅所用明矣守衛之人亦司馬之所統治故亦從其法而頒之

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甲盾戈旗物鼓鐸悉備焉在農則四時田獵合其卒伍治其徒役簡其兵器與夫旗物鼓鐸一一治之其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然司兵所頒者頒諸鄉大夫士從軍旅會同者也是以司兵者曰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諸官府既畢事則又歸之若民兵自藏之民間耳○呂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必取於廟而後授之兵者國之重事出必告於廟歸亦必飲至以見其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莊公治兵于廟楚武王授師于刁之類此見春秋初其制猶存

祭祀授舞者兵

鄭康成曰授以朱干玉戚之屬○賈氏曰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李嘉會曰不令樂官舞師等掌之而掌於司兵者兵器不可妄委之他人也

大喪斂五兵

鄭康成曰斂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鄭鍔曰軍旅之車上必建五兵出先刃入後刃也會同王乘車則亦建焉皆以示威也○易氏曰如考工之六等與夫廬人之六建莫不建之以備軍旅會同之用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黃氏曰司兵掌五兵五盾戈盾用稍多故別設官其實司兵之支屬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鄭鍔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柲六尺有六寸其便用者柲短而易持其援廣而易入可以撦可以刺可以擊可以鉤觀左傳所載富父終甥以戈撦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誓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便於用可知凡戰伐戡戮之字皆從戈謂此也盾干也用以自衛也如書云敵乃干詩云龍盾之合蒙伐有苑伐中干也又云干戈戚揚五兵之用長以衛短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有之書云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矣司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蓋司兵掌辨之司戈盾正掌其物而頒之○劉執中曰物者時其脩全俾適於用然後頒之○易氏曰頒之以給祭祀軍旅會同之用

黃氏曰凡戈盾頒之授之輸之皆有司馬之法其文不備因司馬爲可知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鄭康成曰亦頒之也○鄭鍔曰殳長尋有四尺如杖而無刃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又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即殳也○王昭禹曰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言祭祀受旅賁殳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殳而已○鄭康成曰故士王族故士與旅賁當事則衛王○鄭鍔曰祭祀之時王親出郊故嚴其守衛之備旅賁當執殳王族故士當執戈盾隨其所當執而授之以物也○黃氏曰旅賁職執戈盾夾王車而趨至此執殳

故士不執兵至此執戈盾皆非其常必有司馬之法故曰云云舞者不曰戈盾而曰兵當是五盾皆有五兵制亡雖先儒亦不能言○鄭鍔曰舞者執戈盾未嘗執殳所謂亦如之者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殳虎士戈盾

鄭康成曰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鄭鍔曰貳車言授則授之於其人貳車所以衛王故必人自執之（黃氏曰象路之副曰貳車革路之副曰倅車乘故授戈盾倅車無數故平頒乘車所以爲節）故特建之於車較及輿也○劉執中曰旅賁夾王車左右而虎士趨王車後先舍則守王閑則殳與戈盾戒備之尤急者也非其有屏蔽之用乎（○黃氏曰虎賁在國不執兵於此執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鄭康成曰舍止也藩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鄭鍔曰王之所舍設柣柘再重以爲藩又於柣柘之外設藩盾欲以爲衛故行則斂而藏之○易氏曰皆所以衛至尊尚崇嚴也

鄭 曰言授言建言設皆不同知五盾各異用故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李嘉會曰司弓矢用大夫而爲弁師下士之屬先王重其所職不以爵之尊卑爲閒

鄭康成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易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勾之然後殳者擊之戈戟刺之此司兵掌五兵司戈盾之掌戈盾司弓矢之掌六弓四弩八矢相爲先後者也

鄭鍔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弓矢之制其來尚矣後世

有事則用之於戰無事則用之以行禮所以擇士者在是觀德者亦在是故設官以掌之爲弓矢之制見於考工記者詳矣其法實掌於此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𣏌辨其名物而掌其守（手又反）藏（才浪反）與其出入

鄭康成曰法曲直長短之數○鄭鍔曰曰王曰弧曰夾曰庾曰唐曰大輅其名也形弓赤盧弓黑天子之弓形與弩質其物也○王昭禹曰守之則有人藏之則有府出則頒之入則受之司弓矢於其名物則辨之於其守藏出入則掌之（鄭鍔曰掌其出入守藏蓋兼總而周知之也）

中（音仲下同）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音服）

鄭鍔曰弓必有韣矢必有箙箙之長短視矢而爲之籠用竹而箙用皮詩曰象弭魚服陸機云東海魚獸宜爲弓韣

服○鄭康成曰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書曰垂之竹矢考工記曰妘胡之笴語曰南山之竹羽而鏃之○王昭禹曰中春則陽氣方和之時中秋則陰氣將堅之時○薛氏曰鄭氏謂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夫弓弩矢箙其用一也烏有弓弩取其和而不取其堅矢箙取其堅而不取其和弓人爲弓曰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謂弓弩之制必以春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和梓人曰春獻素秋獻成鄭氏亦謂矢箙春作秋成是矢箙之制必以秋而成何獨於此而言其堅○李子嘉加曾曰易氏以此言獻而不言成蓋獻梓人之所已成不知夏秋冬造之至春始被之弦乃可獻也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食亦反下以意逆之）甲革椹（張林反）質者夾（古洽反）弓庾（以主反）射豻（音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所吏反）習者勞

者

鄭鍔曰弓有強弱事有難易而射有遠近須與人射宜各因事而量其所當用則人與弓相得射可以必中何則弓有王有弧有夾有庾有唐有大六者不同有射甲革椹質者有射犴侯鳥獸者有學射者使者勞者事既難易則所射有遠近詎可以苟須乎攷之攷工記謂往體寡來體多者曰王弓弧弓其弓往體寡則反而曲來體多則正而長名曰王其爲天子之所用也名曰弧其法天之弧星也其弓至强以射堅可也故須之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說者謂即革車也然左傳曰楚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禮記曰貫革之射息庚成於此注謂爲革甲又於弓人注曰革謂干盾國語亦有三革之制則甲革者甲與革也質正也植椹以爲射正荀子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圍師云射則充椹質甲革椹質堅而難入必用强弓以射之然此下文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非射於澤宮者將祭而擇士先習射於此也試弓習武用椹質矣澤宮者將祭而擇士先習射於此也試弓習武宜用至强之弓而射至堅之物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庾字師儒相傳讀爲庾攷工記作庾說者謂夾則能衛人恃之而後保庾則能濟人待之而後藏王安石云謂之夾以其射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如露積之庾須臾而爲廩非可以爲久也此皆取庾廩之義似失之鑿然師儒相傳爲夾庾者豈非以其弱必夾而後用以其不可久必庾易而用歟庾有庾易之義如千日之庾庾有變意易所謂先庾後庾是也夾庾往體多則弓反而直來體少則弓正而短合五而成規者也犴侯士所射之侯所謂干五十步可謂近矣射鳥獸亦近而後得故止用

弱弓而已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彊弱適中之弓合七而
成規也惟彊弱適中故學射者用之初學用中而後習彊
弱皆可也使者奉君命而行有或遠或近之差勞者從國
事而有功有或難或易之效故授之以此取其中也以彫
弓形弓盧弓推之則王弧者彫弓也唐大者形弓也夾庾
者盧弓也惟唐大可以頒之使者勞者故詩以形弓錫有
功諸侯平王以形弓賜晉文侯襄王以形弓賜晉文公則
唐大之爲形弓可知矣士用夾庾而荀卿曰大夫黑弓則
夾庾之黑爲盧弓可知矣○易氏曰或謂王弓弧弓往體
寡來體多宜爲弱弓何謂之彊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
宜爲彊弓何謂之弱賈氏曰往寡來多者弛之五寸張之一
尺五寸往多來寡者張之五寸弛之一尺五寸往來若一
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其理可信故王弧授射甲革椹

質者皆射堅者也非彊而何夾庾授射軒侯鳥獸者則皆
射近者也非弱而何唐大往來均則彊弱中以授學射者
使者勞者蓋用彊弱之中則遠近焉可也

崔氏曰或問鄭注司弓矢云軒侯五十步近射用弱弓當
用夾庾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則列國
之君得張三侯及其射時當用何弓若君用王弧卿用唐
大則諸侯僭君非禮也君用唐大卿用夾庾則弱而不及
亦非其義而畿外諸侯之射又用何弓荅云弓之名制本
非有定班授諸侯遠近之名既非所定則不得言僭列國
諸侯禮自得伸侯同天子既云應等則卿用唐大亦有何
嫌是以鄭注六弓但云近者用弱弓則射大侯用王弧射
參侯者用唐大矣亦不云天子用王弧諸侯用唐大大夫
士用夾庾所以通之於外土諸侯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

鄭康成曰從弓數也○鄭鍔曰須弓之際一弓而百矢百矢而一箙也○賈氏曰書文侯之命及左傳皆云彤弓一彤矢百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

鄭鍔曰夾庾至弱利用攻守者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故用其弱者則疾也唐大至強利於車追人惟近然後發故用其強者則力大也○黃氏曰車戰平原兩陣相當也野戰憑險而戰也多徒兵矣車戰未合野戰勢便則用之戰蓋車戰則遠而馳馳野戰則望而進退惟遠而發故用其強者則力大也○鄭康成曰弩無王弧常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賈氏曰凡弓用則服弦不用則弛惟弩則用與不用一張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強弓久而不弛則就弦弱則隨體不就弦也又王弧往體少使之常服弦則矢不疾故不用也

凡矢杜紆往反矢欇苦結反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音候矢用諸近射田獵矰音增矢茀扶沸反矢用諸弋射恒矢庳方二反矢用諸散

射

鄭鍔曰弓以強弱論矢以輕重論五分而二在前三在後其達遠其行疾是名枉矢欇矢三分而一在前二在後不能及遠而行遲是名殺矢鍭矢七分而三在前四在後最輕而及遠是名茀矢矰矢八分而四在前四在後其行平而得中是名常矢庳矢凡此皆以輕重論也若命名之義則枉矢取其變星以爲名天之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欇則有結約之義二矢皆結火以射故用諸守城車戰殺矢最重中則必死故曰殺鍭之言候也可以候問其近者而中之故曰鍭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言可結繒繳之矢也矰高也茀矢亦結繳之矢可以刺羅飛鳥也茀刺也微輕可以及高故用諸弋射孔子曰弋不射宿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皆弋射也恒矢常用之矢也庳矢卑下平等之

矢也故或習射或禮射之類皆用之鄭康成曰枉矢殺矢
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弩所用也
王氏詳說曰弩之爲用不若弓之爲用廣夾庾之弓用之
於射豻侯鳥獸而夾庾之弩用之攻守而已唐大之弓用
之於學射者使者勞者而唐大之弩用之車戰野戰而已
弓有王弧而弩無王弧鄭氏以王弧之制爲弩不疾此弩
之所以無王弧也然上文云四弩之用於攻守與戰下文
以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明
矣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弓之用豈不曉然經曰
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甲革椹質軍射也殺矢鍭
矢用於田獵之射也田獵所以治兵講武則軍射田射一
事也故考工記矢人之兵矢亦同其制則以此二矢
而當二弓明矣經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而考

工記曰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今繒矢茀矢用諸弋射則
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若夫唐弓大弓即彤弓弨弓恒矢
庳矢即彤矢弨矢形弨以色言之唐大恒庳以名言之唐
大之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即散射也今恒矢庳矢用於
散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李嘉會曰矢鐵在前多者則矢
前得中者其行疾而中者必淺重中者必深而不可以及遠矢鐵在
弩強者用重矢弱者用輕矣之必先爲之比配則均矣先王之制不得
不言其大體制而用之則在乎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
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王昭禹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鄭鍔曰
方爲矩而王義圓爲規而王仁於其弓弛而未張則合以
取圓雖已見弓之體而實寓其仁而不殺之意天子之弓
王弧也長而且直數至於九合之乃圓此則射大侯之九

十步也諸侯之弓唐大也短長得中曲直適正數至於七合之乃圓此則射麋侯之七十步也士之弓與大夫同射豻侯五十步也謂之合三成規者先儒云實無合三之弓託之耳合三之弓可謂至句曲矣是謂弊惡之弓差等之義如此其實合三而圜之弓何以射○王昭禹曰其體曲而可以句也弓以弱爲上以強爲下物者謂之句則句者曲之甚則直者善而句者爲惡矣○黃氏曰康成以爲弓體往來之衰若然天子之弓皆王弧諸侯之弓皆唐大夫之弓皆夾庾也恐不如此王弧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凡射甲革椹質者皆得用天子之弓矣夾庾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凡射鳥獸者皆得用諸侯之弓矣恐亦不如此大抵弓六物三等強弱中之異也合九合七合五長短曲直之形制也強弱不同優尊者也鄭合而言之故爲悟○李嘉會曰此皆角弓反張不被絃而合之者也大抵大于不當勢屈故其體直

諸侯不得不屈故其體侻大夫與士其勢轉甲則倍屈而侻疋也○鄭敬仲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柔順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易氏曰弓之強弱因人之形體志慮血氣不可以尊卑言經必以尊卑言者設此以明分而已六弓之體雖係乎分而六弓之用實關乎力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

鄭康成曰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惟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薛平仲曰祭之日王祖牽牲詔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於碑卿大夫從之樂工奏焉爲大宰大僕贊其事封人共其木槀牛人共其互與盆簝語曰郊禘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則此凡祭祀者豈特郊禘哉

鄭鍔曰或謂六弓八矢俱掌於此則事至而必共又於射牲椹質別言其所共者蓋天子之弓王弧也若射牲亦用左膘而射達于右髀爲上殺射左胖達于右髀爲下殺禮何以言之以田獵射禽觀之自

中腸胞而死遲則不以充庖況射牲以享宗廟備王射之禮非用九十弓以示威之射也則所共弓矢宜不必以王弧可知茲所以別言至澤中之射則將祭於澤宮而射澤與祭之人試弓習武故射椹質椹質至堅非強弓不足以中則所共之弓矢宜不同乎射鳥獸之類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

薛氏曰有習大射之所有正大射之所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鄭司農曰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之射正大射也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大射選士將以求其可用也試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察其有可用之實故司弓矢必為之共射椹質之弓矢上云王弓弧弓以授甲革椹質鄭曰質正也椹質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射椹質必以王弓弧弓矢

蓋以强弓而後入也充椹質必以圍師者以所習而便其也是皆取其堅也試射之時豈不能察其有可用之實乎○王氏詳說曰上二甲革椹質下云澤宮椹質當為二事而甲革椹質皆射也記曰左射騏驎虞右射貍首而貫革之非澤宮習射之椹質也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董氏曰此無賓射有燕射小臣有賓射無燕射意者賓射即燕射○鄭鍔曰大射燕射之名有耦弓矢當如人數而共之且併共其并夾詩曰四矢反兮然則如數者一人四矢也并夾取箭之具○王昭禹曰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鳥氏所謂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射鳥氏取之

大喪共明弓矢

鄭康成曰弓矢明器之用器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鄭鍔曰師役用兵之時會同行禮之時事異禮異故各以其所當用之物而頒之○鄭康成曰物弓弩矢箙之屬○王昭禹曰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各以其物而共之從授甲兵之儀凡頒弓弩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

乙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

王昭禹曰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爲之箙以革爲之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以其矢充實於籠之中○鄭鍔曰充大容其箭足而無闕

鄭康成曰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鄭鍔曰矰矢有繒繳非籠箙之物故別言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音庚

鄭康成曰更償也○鄭鍔曰射而亡矢不當償也惟不用於射而亡則使之償故曰弗用則更更與馬質以其物更之更同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繕之言勁也善也○鄭鍔曰觀詩人有繕甲治兵之言謂甲必脩治之極其善美爲貴耳弓弩也矢箙也矰矢也抉拾也皆供王射之物苟非脩治其善美不可以奉至尊故名官曰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

賈氏曰司弓矢選擇大善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易氏曰箙所以盛矢詩所謂魚服是已矰則矢之有繳者用之於弋詩所謂弋鳧與鴈是已○王昭禹曰抉著右手巨指拾著左臂裏以韋爲之所謂韝扞也

掌詔王射

鄭康成曰告王當射之節○賈氏曰王射先行燕禮以大夫爲賓賓正告公之儀與王爲耦所告之事亦如大射禮大射

賛王弓矢之事

鄭康成曰授之受之○賈氏曰大僕已授受弓矢此又爲者大僕尊矣者以奉王射時此官助賛也○鄭鍔曰此則擇其善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

賈氏曰充實也○王昭禹曰乘車王乘之車也充其籠箙則以矢實籠箙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

鄭康成曰斂藏也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無會古外反計

鄭康成曰亡敗多少不計○鄭鍔曰至尊所用不敢制以

有司之法

豪音皋反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鍔曰此官掌以財給弓矢之工而以豪名官先儒云箭幹謂之豪其字當作笴而音舸此豪字音景乃禾稈也王安石云木高則氣澤不至而豪弓矢之材以木之豪者爲之其說求之太過今欲從先儒箭幹之義以舸音讀之

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

鄭鍔曰作弓矢必有工工而無齎則弓矢無自而成豪人取財以齎工必於職金者秋官職金掌以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蓋取其所罰之金貨以供甲兵之用豪人於職金受財以爲工直之資彼之罰也以義而取之此則用之以爲利國之器是亦以義爲利之意○鄭康成曰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黃氏曰凡工皆屬事官而司馬置官以攻弓矢之工故有齎給饗勞之事○劉執中

曰兵器不用國之正賦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黃氏曰三等即強弱中也鄭引弓人上中下制非也弓人以人長短不同故弓各稱其身而服之若以爲大物三等四物三等當如何說○易氏曰弓凡六物皆視其身之長短而爲三等之制弩四物亦三等又既其弓之長短而爲之也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

賈氏曰案司弓矢注弓弩各有四矢應作四等而言三等蓋據長短爲三等法○易氏曰矢人爲矢曰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注謂羽者六寸則知矢長三尺是恒庳矰茀枉絜殺鍭之矢凡八物皆視其弓弩之勢以三尺增減其長短而爲一等之制箙以盛矢亦爲三等又視矢之長短而爲之

春獻素秋獻成

鄭鍔曰春則歲事之始百工造事亦於是始故始定其素則獻之見其功之所自始秋則萬寶之成百工造事亦於是成故飭治已畢則獻之易氏曰此經繼於弓弩矢箙之下即弓弩矢箙皆春獻素秋獻成也鄭氏釋之則曰矢箙春作秋成而不及弓弩者蓋以弓人爲弓之制自冬析幹春液角以至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合於司弓矢中春獻弓弩之說故不及弓弩而專言矢箙攷此文意則矢箙取乎秋之獻其成而弓弩亦未嘗不同其獻然司弓矢之說與梓人之說何其不同耶蓋梓人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故工以時而獻其器春爲始事則獻素秋爲既事則獻成乃入功於司弓矢焉然後司弓矢取梓人之所已成者爲中春中秋之獻故止言獻而已與梓人所謂獻素獻成者各有次第不

相侵奈豈可牽强而求合乎弓人爲弓之說要之弓人爲弓之制未必皆臺人之法鄭說類乎鑿

書其等以饗工

鄭司農曰書工巧拙高下之等○鄭康成曰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賈氏曰下文自有上下其食此文饗據以酒肴饗之先鄭以爲饗食非也○王昭禹曰工事雖賤先王資以制器亦不可忘其勞無勸沮之義故饗之亦有厚薄之差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時掌反其食而誅賞

鄭司農曰乘計其事之成功○王昭禹曰試謂試其良窳○易氏曰饗固足以示其恩未足以示勸懲之方必因其工事而乘之乘與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同謂計其所作之事而試其所作之藝試之既審則巧拙良窳皆有不可掩善者爲之上其食不特上食而已其尤善者必有賞不善者爲之下其食不持下其食而已其尤不善者必有誅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康成曰功成也○王昭禹曰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臺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王昭禹曰臺人藏受財以齎其工財之出入必有數焉載於書以待會計而攷之則操之以爲驗○鄭鍔曰攷之知所用之財幾何所成之弓矢若干○鄭康成曰闕猶除也弓弩矢箙葉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右者參乘若在軍爲元帥則將居鼓下將在中御者在左兵車則射者在左御者居中若在國則尊者左御者亦居中其右是勇力之士執干戈常在右故云古者參乘○朱氏曰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居鼓大將自擊此鼓爲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賈氏曰右者

○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於軍事乘革路則用勇力之士爲右乃以中大夫爲之君有常尊兵革重事故也○黃氏曰下中堅之法在焉戎右先羣右秩最高特車主戰事羣右莫加焉古人皆臨時卜而置之○陳君舉曰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僕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隸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之○賈氏曰戎右并下僕馭皆防衛之官故在此李嘉會曰自戎右而下止說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是皆臨時差攝無特置胥徒也

掌戎車之兵革使

黃氏曰掌戎車之兵革使蓋戰事也戰重戎右專使事也

鄭引左氏萊駒斬囚事其小者耳○王氏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中役使故云掌之○李嘉會曰之右執戈楯備非常并充兵主通上下之情以審處其謀

詔贊王鼓

鄭康成曰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黃氏曰軍之進止在是

傳王命于陳直愼反中

鄭康成曰爲王大言之○王昭禹曰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易氏曰傳於大司馬而達於軍中○鄭鍔曰傳達於陳中則戎右傳之非勇士之力則命有時而不通

會同充革車

黃氏曰會同五戎皆從行充猶備也革路戎右固爲右自左御是戎僕耶

愚案會同雖以乘車會而革路亦爲從車故充革路之右者戎右也鄭見曲禮有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之言遂以充之者爲居左始失之

盟則以玉敦音對辟盟遂役之

鄭司農曰敦器名○鄭鍔曰會同或盟其不協者用血以

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最也蓋盟則小國尸盟則牛耳者小國所執矣襄公在楚楚喪公弔使巫以桃茢先拂賓則桃茢者凶事所用矣盟則殺牲而要諸鬼神事之凶者也故有用桃茢之禮戎右贊其事而已

東嚴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爲歃戎右則執其玉敦而開盟載之書遂充盟事之役取其勇足以禦侮使不協者有所畏玉府言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盤盛牛耳而敦以盛血以玉敦而辟盟者奉血以告神乃辟開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將歃血者先執其器大史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史有辟法之文言開辟以觀法也○黃氏曰辟盟先鄭說是大史職所謂不信者刑之盟而不信然後有戰爭然則辟盟者開辟盟載之書也○鄭康成曰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音烈

鄭康成曰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也○鄭鍔曰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又用桃與茢以掃去不祥牛牲至順用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桃之爲物百鬼所畏而茢茢可以掃除也左傳哀公同齊侯盟于蒙孟武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齊側皆反右下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充玉路金路之右○賈氏曰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惟此戎右已下有三不見玉路以祀之右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相類齊祀相因以類相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鄭鍔曰祀天之時罕不特置玉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氏曰金路以賓而右曰齊右固敬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固出入之無非道也其所以爲右者要皆以衛王爲重則齊右又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道右亦以上士二人也○薛平仲曰金路以賓而右曰齊右固敬齊之無不在也象路以朝而曰道右固出入之無非道也其所以爲右者要皆以衛王爲重則齊右又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道右亦以上士二人也王氏詳說曰周之時虎賁旅賁皆欲得人車右之右必取其賢而有力者至春秋時卜右慶鄭可見不然漢景之時使刀鋸之人參乘何以謂天子所與共輿者皆天下英豪乎如曰有力而已則宋之羊斟皆可得而爲矣與其羊斟之非人不若乘駒之失戈也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鄭康成曰前云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賈氏曰曲禮曰僕執策立于馬前備驚奔謂未乘時此亦所以備駭輿之患○鄭康成曰陪乘參乘謂車右也○賈氏曰王與僕及車右參乘也○易氏曰所以嚴翼衛也王氏曰齊右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

凡有牲事則前馬

鄭康成曰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賈氏曰今曲禮云式宗廟下齊牛此所引不同者宗廟尊宜下彼經誤也鄭改之○鄭鍔曰當其式時前視馬尾端拱而立懼馬或驚故亦立其前也惟其如是車無駭輿之馬王有安輿之心齊戒之誠不動乎中○易氏曰是齊右于齊車之事無一不致其敬而祭祀會同賓客之禮行矣

道右上士二人

鄭康成曰充象路之右○鄭鍔曰象路名曰道車其右謂之道右蓋象路以朝又以朝夕燕出入王能體道可以臣天下而朝之至於朝夕出入俱合乎道可以爲臣下之矜式使人君因名以求其義也

賈氏曰上四事簡故兼職此道右日日視朝行事繁故不兼其事卑於齊戎故官卑也

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

王氏曰三者皆與齊右同○黃氏曰司常有道車有游車道車謂出入在道乘之

白車上諭命於從車

鄭康成曰自由也○鄭鍔曰若王有命令欲達于貳車則自車上而告諭之○黃氏曰在道有命令當傳達于有司者也○賈氏曰馭夫掌馭貳

車從車彼注云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論從車即彼之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

語王之車儀

鄭鍔曰掌詔告王以乘車之儀不違乎道也○王昭禹曰朝有朝儀射有射儀祭祀燕饗以儀而行賓客昏冠以儀而立王之在車其儀獨可後乎記曰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雉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而執綏不疾言不內顧無非車之儀也如是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無非禮之動以蹈其安佚道右之詔豈小補哉

三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鄭鍔曰王下車則執蓋以從所以表尊○晉貝氏曰蓋有二種一者御而二者表尊此表尊之蓋也○易氏曰道右在車則爲右下車則爲從左右前後無乎不在雖下車之際亦未嘗不以儀而輔乎王也然道右言下車以蓋從而齊車不言者齊以敬神爲主道以尊君爲主各有所寓焉爾

鄭鍔曰蓋從不言於齊右者朝夕燕出入有時而下車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之至尊○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馭名所以重玉路也孔安國傳書以大僕正爲大馭得之矣然下而祝則曰馭登而左執轡則曰僕僕與馭亦通稱矣○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馬力蓋乘車之禮君居車左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實以侍王焉所謂馭者即僕也然一車之中非右則君無所賴其力非僕則右無所用其力此大馭雖掌馭玉路以祀然因馬以制其進退犯較以禳其險阻其法儀固或僕之不

可達也故大馭以中大夫二人居之戎僕亦以中大夫二人居之繼之以齊車又繼之以道車又繼之以田車而僕之所任在齊車則下大夫二人在道車田車皆以上士十有二人而馬力之進退一皆有法有儀矣若夫戎路則有倅車道路則有貳車田路則有佐車所謂從車使車也其用既繁其馬亦衆則分公馬以駕治之要非一人所能任此馭夫之官既畀以中士二十人又輔之下士四十人也雖然車右車僕任中大夫下大夫者必二人任上士者非二人必十有二人彼一車之中各一人居之耳顧若是之備何哉車右車僕皆所以奉至尊惟人才有餘而後備用之無虧彼府史胥徒不列於屬者僕之與右固以身任其責也

等馭王路以祀及犯軷蒲末反王自左馭馭下祀之又詣受轡犯軷

遂驅之

鄭鍔曰乘玉路以祀天則行犯軷之禮以其出郊故也○鄭康成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苣菊棘栢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會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昌易氏曰軷爲祭道以南郊之祀在國門八里之外賈氏曰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爲軷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也當犯軷之時王於車右自執其馭大馭下車祀禱乎神既祀矣乃登車而受王所自執之轡而執之乃犯所祭之軷遂驅車而行也○李嘉會曰犯軷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惟玉路戎路則有之其他則無蓋玉路則出郊而祭戎路則踰國境二者不可不先厭勝以安君心不曰馭而曰馭者祀重事也非餘可比○易氏曰王非厭以爲馭而自馭者以敬已之道敬神也大馭非所以爲祝而使之祝者以事人之道事神也王者行郊祀之禮其動靜出處與天爲一然出戶而巫覡有事非必於神也致謹於禮而已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軓音紙祭軓音祀乃飲
鄭鍔曰軓者車之兩轙是謂轂末又謂之軓軓車轍也軓
者車軾之前字音范字或亦為範又為範字也其祭軾之
時使人酌酒以飲僕僕併轡執於左手以右手持酒而祭
兩軓與軓以為車行必賴兩轙之力王式必賴軓以為固
車有神以為之助也左執轡者言執轡非已之力也左者
無為之儀右祭軓與軓者言車之行皆係於軓與軓也右
者用力之地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王安石乃謂僕大僕
祭祀則贊牲事既祭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不知
四路皆有僕此無玉路之僕而有大馭則所謂僕者玉路
之僕故先儒云僕即大馭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凡馭路謂玉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賈氏曰

樂師亦有此二句彼下有車亦如之則上云行趨者據步
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雖馭路行趨遲疾惟步
之趨行雖在堂亦令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行○鄭
康成曰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王昭禹曰行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
其行趨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薛氏曰肆夏公之詩雖不可見而不迫采薺之詩雖不可見薺之為義取其齊肅而不亂樂師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馭車而應
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鄭康成曰路儀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
○薛氏曰大馭先言馭路後言馭路之儀者豈和鸞為儀
肆夏采薺獨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
旋進退無不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其為車之

行采薺以節其趨何由而知其爲車之趨乎是肆夏采薺之所節亦未足以爲儀也故儀必見於和鸞之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在衡而唱於先和在軾而應於後一唱一應一徐一疾皆秩然而不紊馭路之儀始見於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爲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其爲車之趨歌采薺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采薺爲之正肆夏采薺視鸞和爲之節而鸞和之聲又因車之行趨以爲之應鸞和不聞雖有肆夏采薺無益也尚何足以爲儀乎故鸞和言儀而肆夏采薺不言儀和鸞言節而肆夏采薺不言節此其意也○王昭禹曰王之行趨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

戎僕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王昭禹曰自此以下不曰馭者以尊王路也

黃氏曰射人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戎僕掌王倅車之政必曰王倅車者皆親兵也倅車車僕所掌闕車廣車苹車輕車之萃也皆從其元在中軍臨時隨事用之戎僕掌其政故戎右與戎僕秩皆高

掌馭戎車

鄭康成曰戎車革路也○鄭鍔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與紂戰于牧野王自將則乘戎路戎僕爲之馭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鄭鍔曰戎路之貳謂之倅象路之貳謂之貳田路之貳謂之佐倅貳皆副佐之名以其所用者異故異其名耳曰佐者爲之助耳田獵非對敵之時後車助之可也王制云大

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王氏曰如衆臣之佐其君曰貳者所以兩之也如小祭一貳之貳朝夕燕出入文物之飾欲其大備故亦謂之從車道右云自車上諭命于從車是也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曰倅者言其爲副也即戎之事爲大而左右前後所以相援者不可以無副也如國子之倅所以副其適故車僕於廣車闕車革車輕車皆謂之萃萃即倅也戎車所賴於倅爲尤多○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其鋒王有所行則倅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擁衛而成其道焉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于必獲則佐佑羽翼使逆無遺命故設驅逆之車以闡旨已之禽佑王獲也○黃氏曰玉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鍔曰正其所衣之服以戎事之服異乎乘車之服乘車之服主於文而戎事以武爲主則皆服皮弁○呂氏曰服春秋傳所謂衣服也國容不可以入軍容當一以戎衣從事不可以不正也○易氏曰王于所乘爵者之乘王倅車亦革弁服所以衛護至尊而重軍旅之威然有等衰存焉故戎僕從而正之此即倅車之政也

愚案王服韋弁而下同副乘將以疑敵於境外副乘韋弁眡王有等差所以辨分於軍中

犯軷如玉路之儀

王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鄭鍔曰出國門則跋履山川故行犯軷之祭乘玉路以祀天則出郊即戎則適遠臨危巡守則適四方兵車之會雖非戰伐然提兵於外則危道也故犯軷以求助於神其犯軷之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異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

掌凡戎車之儀

易氏曰上文言馭戎車則王之革路此言凡戎車則衆之兵車也○項氏曰廣闕輕革之類武王戎車三百兩其進退之節不愆于六

步七步不從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則戎車之儀可知至大司馬於蒐田之時亦有所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戎僕所以掌其儀者此也○鄭鍔曰非特掌犯軷之儀又無其容以甲冑而乘戎車貴有不可犯之色況于威儀可不嚴毅乎○李嘉會曰儀非獨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如保氏曰車馬之容以前數官攷之馭路尤以儀爲重

齊僕下大夫二人

王昭禹曰僕以馭車不可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鄭鍔曰玉路以祀祀必齊以致其誠則宜名齊金路以賓乃名齊車齊右言祭祀會同前齊車玉路止於祀天而已其他祭祀皆乘金路以其致齊之多言之曰齊車宜矣

掌馭金路以賓

鄭康成曰以待賓客

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鸞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鄭鍔曰諸侯之朝也有享王之禮春夏受之於朝秋冬受之於廟雖名不同至於朝畢而饗食則同也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金西方之義制諸侯者以義爲主其禮制與其禮儀各視諸侯爵等之尊卑而爲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或以車逆或以車送初不以意而爲輕重茲所以爲制諸侯之義欤周家之法春夏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受贄於朝無迎賓之禮受享則迎之秋冬朝享皆受於廟則俱不迎此則朝覲宗遇之下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豈秋冬之時亦有送逆乎果有送逆則郊特牲謂覲禮下堂而見諸侯爲天子之失禮自夷王始何以識之○方氏曰天子之待諸侯朝而下堂禮也覲而下堂則失禮矣蓋春夏出而與物交秋冬出而與物辨朝覲之別如此周官齊僕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此朝禮下堂之儀也由夷王而降乃有覲而下堂之儀豈非失禮乎　切謂此文傳爲饗食設當朝覲宗遇之時王有饗食之禮饗在廟則有送逆故先儒謂因此朝覲宗遇

而行享食則有迎賓之法也○易氏曰大行人言賓主車介步數皆曰于朝覲宗遇之後則是數者皆有送迎之法明矣餘見大行人及樂師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馭難而且煩故人最多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儀仙如齊車

鄭鍔曰朝夕者早晚朝見之名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又曰右尹子革夕國語曰朝日夕月凡此皆謂早晚朝見羣臣皆乘此路閒暇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君知所警也

道僕馭之其法儀皆如齊車謂其禮同○王昭禹曰其法儀如齊車者則朝夕也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

掌貳車之政令

鄭康成曰貳亦副也○鄭鍔曰貳車之出入亦欲其由道也非大路與齊車無貳車也以爲燕出入尤當謹其後車故特以掌其政令言之○曰若氏曰貳車猶掌其政令則道車之用嚴矣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亦事煩故也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鄭康成曰田路木路也○鄭鍔曰王田必乘木路者蓋木德盛於東方仁也王者之田不合圍仁也然謂以田以鄙者或以爲都鄙王者亦無循行縣鄙親自省耕之理然則或田於三田之地或田於縣鄙之地王者循行縣鄙不專用田車與田僕而已

掌佐車之政

鄭康成曰佐亦副○李嘉曾曰道僕曰貳車田僕曰佐車○王昭禹曰貳曰佐各有異義佐則所以佐之

曰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於田獵可知矣○劉氏說見戎僕○鄭鍔曰田必有佐車掌其政令使當田者則田當止者則止所以全人君之仁

設驅逆之車

鄭鍔曰田必設驅逆車自後驅禽使之就獲自前逆禽使不出圍

令獲者植旌

鄭康成曰以告獲也植樹也○鄭鍔曰獲者植旌使人望其旌而知其獲禽不獨爲己有也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爲屬禽設此則令獲禽自植以告獲也

及獻比禽

鄭鍔曰及田者獻禽校次而比之則大小各從其類然後大獸可得而公小禽可得而私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鄭鍔曰田之日天子親乘木路駕馬於所田之處諸侯大夫皆從焉爲田僕者當有以號令乎諸侯大夫使知馭馬以從王之禮王者提馬而走則諸侯當晉諸侯之馬既晉則大夫當馳提者挈舉之義言提馬首以走則馬疾馳而前諸侯惡可不進乎易之晉卦云晉進也以進爲主有進而無退也諸侯已進大夫烏可以不馳乎詩云載馳載驅言其速也又非特進而已此三者皆行馬之節然後尊卑之分定矣田獵雖從禽之樂君臣不可並驅必有先後遲速之等乃所以爲田禮先儒以爲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深知經者也○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戚速○劉執中曰田路者將以趨禽而射之也故諸侯則進其事大夫則馳之皆以翼禽致獲于王也

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王昭禹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爲之下士四十人爲之（本于嘉會曰戎副曰倅田副曰佐其馭與右皆不常任惟貳車從車使車則常設故通使六十人乘之與○賈氏曰馭夫總六十人案校人三乘爲阜阜一趨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則馬三十六疋一馭夫計馬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又駕六麗一師六師一趨馬六趨馬一馭夫主駕四百三十二疋駕共千二百九十六疋則馭夫三人并前爲六十三人與此不合者此序官脫三人也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

王氏曰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王氏詳說曰嘗攷巾車五路之外而道右有從車戎僕有倅車田僕有佐車又有馭逆之車此曰貳車從車使車以經攷之初不相重復也曰從車者謂駕玉路則餘路爲從若駕金路等路則玉路不復出此典路所謂以路從是已曰倅車者倅戎車之倅有五與從車之四則屬車九乘矣此車僕所謂戎車之倅車者田車之佐也少儀所謂乘貳車則貳佐車則否是已曰馭逆之車乃逐獸之車大司馬所謂既陳乃設馭逆之車是已曰使車則宮中給繇役之車巾車所謂良車散車者是已大率公車從車之外天子朝祀之副車曰貳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諸侯田車戎車之副則併曰佐矣若大夫又以馭逆之車爲佐車王制所謂大夫殺則止佐車是已鄭氏以貳車爲象路之副以從車爲戎路田路之副以使車爲馭逆之副失之

分公馬而駕治之
鄭鍔曰五路之馬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所駕有定法此三等之車凡在官之馬皆可駕也馭夫分而駕之且治其事焉○王昭禹曰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劉氏曰駕而調治之俾閑習齊一安于五御而去其驚奔○賈氏曰趨馬自主駕焉說故知此是調習六種之馬也

宋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